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1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

清 慧海說　原澂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徐行檗菴氏序
    - 葉南生序
    - 王文南序
  - 住荊州鐵佛禪寺語錄
  - 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 住揚州儀真地藏禪寺語錄
  - 再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 住鄂州黃龍禪寺語錄
  - 住漢陽棲賢禪寺語錄
  - 示眾
  - 機緣
  - 佛事
    - 為達磨開光
    - 為沙彌剃度
    - 為含石起龕
    - 舉火
    - 師野游見白骨數具乃拾而焚之舉火曰
    - 為雲石起龕兼請祭
    - 舉火
    - 為恆作頭舉火
    - 為河南居士起棺
    - 舉火
    - 為亡僧舉火
    - 為澄源起龕
    - 舉火
    - 為余學士起棺
    - 為明覺封龕
    - 起龕
    - 舉火
    - 為亡僧舉火
    - 為觀指起龕

    - 舉火
    - 為了然煆骨
    - 為王吏科起棺
    - 下壙
    - 為指印封缸
    - 為大智舉火
- 贊
    - 金陵長干舍利寶塔
    -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寶塔
    - 釋迦佛
    - 文殊
    - 觀音
    - 初祖
    - 六祖
    - 天王悟
    - 臨濟
    - 天童悟和尚
    - 徑山容和尚
    - 沙翁自贊
    - 騎牛老君
    - 鍾馗進士
    - 天真秀才
    - 東坡居士
    - 莊子
- 詩偈
    - 登大別山
    - 登漢陰山
    - 登晴川樓
    - 登黃鶴樓
    - 游玉泉寺
    - 鬼谷洞
    - 青谿
    - 登仲宣樓
    - 登沙市寶塔
    - 初至荊游天王寺遺址
    - 梅華十詠
        - 尋梅
        - 臘梅

    - 早梅
    - 全放梅
    - 茅舍梅
    - 庭梅
    - 西湖梅
    - 山中梅
    - 玉笛梅
    - 觀梅
- 天王偶成
- 挂笠吟
- 挂鐘
- 天童埽悟和尚塔
- 壬寅秋歸鄂州富川祭埽先塋有感
- 歸富川寓興曠寺因人事繁作
- 歸山吟
- 復蘭齋次韻
- 同蔚然游紫雲臺次韻
- 送晦山禪師住靈隱寺
- 寄宋容菴太史
- 歲暮寄孫孝穆
- 次韻荅聖鐸禪師
- 寄武昌 黃明震
- 寄解元王報菴兼嚴方山小莊修郡乘
- 次韻荅德山枕石禪師
- 寄明克學使
- 為汝開喪子
- 黃龍興復次定生上人韻
- 黃龍落成為逸老之意次福昌 禪師韻
- 黃龍徹源泉
- 為黃明震
- 本懷上書記回蜀作此勉之
- 寄度門寺法瀾澄首座十首
- 天王法派
- 寄懷金龍寺楚菴璨
- 為中旭通
- 送劉振公
- 為昆侍者
- 為慶侍者

    - 尺牘
        - 復雪岷方司李
        - 與黃檗和尚
        - 與容菴宋吏部
        - 復掌山鄭內翰
        - 與檗菴徐司李
        - 復允菴吳別駕
        - 與友人恆和大師
        - 復明震黃居士
        - 復荊州諸護法宰官
        - 復松濤徐侍御
    - 題跋
        - 題玄宰董宗伯所書金剛經
        - 題天童悟和尚登金山詩
        - 跋夔州郡守夢得破山明和尚偈
        - 題玅明子折疑論
        - 題孔子世譜
        - 題列僊傳
        - 題天王寺古鐵
        - 題黃龍寺石龍
    - 序
        - 慈報錄序
    - 碑
        - 先父母二碑
    - 附
        - 行錄
        - 序
        - 碑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序

余常謂聖賢危微之旨，必待人而後傳。故我儒之有薪傳，猶釋氏之有統嗣也。聖賢危微之傳，必升堂而後入室。我儒之有洙泗，猶釋氏之有祖庭衣缽也。聖賢之道，非其人不傳。釋氏之宗，亦非其人不嗣。聖賢之脈，必由洙泗而溯其源。釋氏之傳，亦必由祖庭衣缽而正其統。使其間無六經諸史以正其歸，則聖賢之道不明。無經典語錄以闡其教，則佛氏之學不著。甚矣，語言文字之功為大且重也。粵稽釋氏臨濟，自西來後，數千年間，或顯或晦，不絕如縷。至密老人中興天童，而其教始盛。天童傳徑山，徑山傳棲賢，棲賢傳天王。天王水鑑大和尚者，即今真州地藏寺之開山禪祖也。師自荷法後，即以闡揚先教為己任。因念荊南天王祖庭湮滅無聞，天童常遣人求其址而未得。繼而徑山承先人意，作《嚴統》一書。嚴統者，嚴考其統嗣，歸於嫡派，以正其祖庭也。師承兩老人意，單瓢隻履，奮然至荊，求天王故址。而昔日梵宮貝殿，悉化為狐窟兔藪，暫寓鐵佛寺。不旬日，荊人慕師教，咸來瞻禮，遂開席焉。未幾，得天王故址。師大喜，親為刈榛莽，除荒穢，庀材鳩工，計日而就，使千百年湮滅之祖庭一旦煥然復出，遂移錫於天王寺，是為天王中興云。居數載，師復念曰：「天王與黃龍俱為臨濟祖庭也，何可開天王而舍黃龍乎？」復移錫鄂州，更闢黃龍。甫畢，赴漢陽棲賢之席。居未幾，又受儀真地藏請。師至地藏，而儀人之慕風皈依、捐貲修刹者，亦如天王故事，其教復大振。嗚呼！師真可謂有功於祖庭者哉！二十年來，歷吳入楚，五開叢席，其間一刹天王，兩興黃龍，地藏住錫之處，靡不踊躍輻輳，而又能在在皆有語錄以行於世。茲門人更復將師五處所刻之錄，刪繁訂略，共為一帙，名曰《五會錄》，梓以傳世，問序於余。余覽之，喟然曰：嗟乎！余何知？敢漫然序哉！既自思曰：「不知語錄之奧義，而師之行履可知也，師之語言文字可知也。」因為焚香拜讀，覺洋洋纚纚，如日月之周天而無時息也，如江湖之朝宗而必歸於海也，又如然犀剸舡而幽隱畢出、葛藤斬盡也。非師之文，不足以發明佛氏之教；非師之行，不足以中興祖庭之遺。然則師真可謂有功於祖庭者哉！嗚呼！余因是而增慨焉，亦安得我儒者如師之承先啟後，而使聖賢危微之旨復顯今日也？嗚呼！是真可慨也夫！

康熙壬子十月望日，徐行檗菴氏拜撰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語錄序

劉經臣明道篇曰：世尊拈華，而玅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華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荊南天王禪師，自貞元、元和間，振鈴鶴澤，卓錫荊湖，於時蔭法雲而曜慧日，靡不出火宅而濯清涼，迄今智炬雖微，宗風不墜。余以鞅掌之塵，墮黑罡之海，即欲息念金篦，望津玄筏，終愧門外，未契箇中。因入天王古寺，得瞻水鑑和尚，宛然天童法裔，通真臨濟兒孫。時叢桂飄香，乃拈無隱公案，幾如啞十說法，木人對語。嗣後讀其語錄，恍然頓悟，因思古德接機，傳心諭法，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坐喝，豎拂拈椎；或挾矢持叉，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掣劍磨磚，靡不脫盡筌蹄，直指機要。以觀今日師之指點，全體機用，所謂一馬蹋殺，方知獅子窟中；梅子熟時，誰識蓮華座上？吹毛劍條條血痕，塗毒鼓聲聲刺淚，義味俱亡，中邊甜徹，當下透脫，溷地圓成。讀斯錄者，自有醒焉。余日坐煩惱障中，正恐鞭韁難施，若謂打鼓弄琵琶，愧是鈍漢。

湖廣荊州府推官葉南生拜撰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語錄序

貞元、元和間，人間佛理悉顯宗風，唯楚燈缽猶盛，微直挺生其際，鍾湘澤之靈者也。一時荊湖鼎朗之間，晃晃燈明，如天王、天皇、龍潭、藥德、夾山，諸方獰龍香象授衣付缽於其際者，遂如日、如月、如星燦，五葉兒孫幾半天下矣。嗣是以還，載微載著，似以楚俗不勤修證、不愛碑版而頓迷失之，致令天王之裔盡屬天皇，遂成淆訛。向與報菴菴主、東旭諸禪偶一考證，慨然有如許兒孫猶迷卻祖父之歎。夫卷冊易淆，山水道場難沒，即今天王城西、天皇城東，以別則十里而遙，以確則一城而近，而況龍潭、德山晃晃照人間者乎？今天王燿靈，乃得沙翁和尚砍開荊棘、中興道場，日提拂玄唱其間，於時法豕豚衝、緇素雲涌，師為資權顯實、拔楔抽釘，取合口猶塵者，使人言下便見，遂得語錄若干卷。念荊人昔時宗風歇絕，失迷衣珠，再舉馬祖之機用，所謂不歷漸次、不假修持，荊人信悟，如天王親承說法矣。師以余際世變，山中結茅，將謂此事亦有依俙，不知世變後田荒賦累、歲洊軍興，無如皮囊何！愧摸此中鼻孔不著矣。聊為序緣起若此。

江陵報菴王文南熏沐拜書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荊州鐵佛禪寺語錄

師順治十五年戊戌四月於漢陽受請，六月十八日進寺。
三門。曰：「潑天門戶迴無闌，一任諸人去復還。且道新長老到此又作麼生？信步施為多意氣，等閒蹋破上頭關。」
佛殿。曰：「蕭條古殿白雲封，象好金容冷座中。今日相逢無限意，真香三片竹爐紅。」
方丈。曰：「昔道悟禪師退居於此，奔走四方，龍驤虎驟。茲者室冷風生，庭空苔長，山僧到來，欲輓頹風。且道如何施設？」拈拄杖卓一下，曰：「三尺拄杖攪滄海，令彼魚龍知性命。」
上堂。指法座曰：「斯座高廣，斯道玄玅，不遇其人，俱為虛設。今日要見其人麼？獅子吼時芳艸綠，象王回顧落華紅。」便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樞機天地、化育群品，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萬壽，伏願道冠三皇、德尊五帝。此一瓣香，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官僚，伏願至人無己、天下為心。此一瓣香，迦葉師兄得處只恐依俙，諸方老師悟時未必親切，今日山僧腳蹋實地，一任天下施行。雖然，還知落處麼？奉為前住湖州靈山獨冠敬禪師用表化儀。」乃就座。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喝一喝曰：「百千法門、無量玅義一齊奉施了也，還會麼？若也不會，不妨請問。」僧問：「法社荊南千古在，今朝又見振宗風，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漁翁醉臥蘆華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眼開不見舊山河。」「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雲封巴峽人蹤絕。」「如何是人境兩不奪？」師曰：「雨過巫山起臥龍。」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師曰：「鵰弓一挂狼煙息，八表歌謠堯舜天。」乃曰：「火雲炎日燒晴空，萬象森羅汗如雨。無位真人總不知，鐵牛夜半生言語。今日分明舉似君，大道迥然絕寒暑。所以不逐四時凋，能為萬象主。包括古今而無去來，含吐十虛或現大小。人人本自圓成，處處全彰萬有。不須此外更加求，屈指三三原一九。還委悉麼？鞭起三聖瞎驢，放出大雄猛虎。臨濟德山立下風，外道天魔錯亂走。荊南法道大興隆，皇王願祝天長久。」上首復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上堂。「絲綸垂處無他意，一得錦鱗便自休。破浪來，早上鉤，無邊風景任優游。」以拂子作釣勢，曰：「有麼？有麼？」良久，曰：「此間宗風纔展，斯道初興，錦鱗未必全無，只是不解吞鉤。所以，世尊拈華、達磨面壁、德山行棒、臨濟施喝、雪峰輥毬、普化搖鐸、南泉斬貓、趙州洗缽，乃至從上老古錐施為百端，無非指點當人本來面目，揭示萬古不昧宏機。茲者，山僧不惜眉毛如此告

報，亦只要諸人鼻孔撩天、腳跟點地，蹋破是非關、擊碎無明窟，灑灑落落，佛殿魔宮隨處橫身、地獄天堂任意游戲，恩愛不能牽、生死不能繫。汝諸人還信得及麼？本有靈機非妄得，等閒悟取覺風光。」

戊戌，師誕，上堂。僧問：「淨智玅圓，體自空寂，和尚還有生滅麼？」師打，曰：「汝試定當看。」進曰：「虛空掣電，本無蹤蹟。」師曰：「卜度不著。」問：「不問聖與凡，如何是當人立命處？」師曰：「石女著靴水上立。」進曰：「既無滅，亦無生，因甚又有十月十二日師誕？」師曰：「木人攜杖火中來。」乃曰：「自落閻浮四八年，幾回骨露又皮穿，而今思枕幽嵓上，豈料天王業債牽？業債牽來無限意，拖泥帶水接人天。」豎拂子，曰：「還見拖泥帶水處麼？」良久，曰：「相逢不遇調羹手，孤負梅華又一年。」

立職事，上堂。「冷落祖庭，今日復開，相扶須藉好手，敲唱全賴英才。好手出也，法苑叢中增秀色；英才來也，山僧舌上起殷雷。濟北宗風振荊楚，馬師暗地歎奇哉。然而如此，且道那箇是好手？那箇是英才？」顧左右，曰：「覿面不須重舉似，傲霜方見歲寒梅。」

結制，上堂。「此者開爐，大約不似諸方，蓋是悟祖法席傾頹久矣，於今特地冷灰忽燄，實為希有。雖然，四大部洲人及鬼神、佛及菩薩盡皆聞名，遠造此勝會，扇爐底扇爐、添炭底添炭，以致同聲而為歌曰：『爐韛開兮望風來，紅燄猛兮絕塵埃，聖兮凡兮俱不立，更將何處著疑猜？』汝諸人還覺額上汗流麼？」

結制，上堂。「爐韛宏開，鍛凡煉聖；鉗錘掌握，琢玉雕金。就裏全提，寧容涓滴？格外權施，唯許流通。所以，放行也，則瓦礫生煇；把住也，則乾坤失色。山僧今日總不與麼告報，只要諸人寸絲不挂，赤體荷擔，坐斷十方，聖凡路絕，不須刻期取證，豈用畫地為牢？還委悉麼？烈燄爐中休擬議，莫教燎卻兩莖眉。」

上堂。僧問：「紅爐烈燄，威風凜凜，向上宗旨，請師垂示。」師曰：「三十三天撲帝鐘，打刀須是邠州鐵。」進曰：「是和尚宗？是臨濟宗？」師曰：「千聖共傳無底缽，鎮州蘿蔔重三斤。」僧璉出眾長跪曰：「某今日請和尚陞此寶座，顓為先考，生我之德莫由而報，伏乞和尚方便指引，令其了明生死，親證本來。」師乃曰：「是此死生一機，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風雨不能侵欺、水火不能毀壞，歷萬劫而常然，游四生而自在，佛祖覷之無門，鬼神測之難解，赤灑灑、淨裸裸，寸絲不挂，只在汝眉毛尖上，汝還見麼？」僧拂袖而起曰：「如此則先亡超度了也。」師曰：「恩愛斷時生死斷，阿爺本自不相離。」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如此會去，不離當處常湛然。如此不會覓，則知君不可見。」
上堂。「離赤水以求珠，棄荊山而覓玉。癡狂外走，與道何益？還會麼？家珍不必從他覓，好自回光直下看。」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青蛇上竹一種色，黃鳥過牆無限情。」
上堂。「章華宮內春艸生，章華臺上柳條青，翻思昔日靈王宅，啼鳥落花無限情。要見古今天地、古今日月麼？屈原雖死家聲在，宋玉悲秋辭氣清。」
上堂。「莊周夢蝶於枕邊，可夢得見夢不見？九成聞蛙於月下，還聞得著聞不著？魯祖見人常年面壁，是為人不為人？趙州勘破臺山婆子，還勘得破勘不破？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流支打落達磨齒，至今天下不關風。」
上堂。「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隨分受用天不管，夜來依舊宿蘆洲。好好休休，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說得十分真，不如親見面。要見面麼？三月梨華白如雪，五月榴華紅似火。」
上堂。「秋山虛碧，秋水渺茫。秋月清皎，秋風颯涼。北牖開兮天自爽，南簾捲動晚荷香。真機獨露無回互，面目全彰不覆藏。諸人如此會去，三世諸佛無處安名，歷代祖師何勞啟口？視死生如晝夜，以三界作蘧廬。優游乎，去來何礙？瀟灑焉，喜怒不遷？於中運用神通，垂機格外，一念頃入無邊香水海、無量四天下，其中所有眾生，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龍、若仙，若畜生、若餓鬼，若有形、無形，有想、無想，乃至情與無情，一時化度，各各坐寶蓮華，成等正覺。雖然，尤未是衲僧分上事。蓋為衲僧分上無動、無靜，無凡、無聖，無大、無小，無欠、無剩，無生、無滅，無垢、無淨。如此，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復說偈曰：「千聖共提提不起，天下欲藏藏不得。衲僧分上事如何？不須惱後重添楔。」
冬至，上堂。「昨夜西風吼似雷，今朝六出點空階。游人若未知端的，剝盡群陰陽自來。急薦取，沒張乖，南枝暗地破銀腮。小人道消君子長，一回贏得笑顏開。」
復舉：「僧問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不動尊？』童曰：『此去徑山五百里。』」師曰：「天童和尚道振天下、德尊今古，頂門具眼，起臨濟頹風。所以接一機，施一語，令人脫體全彰，而不滯於陳蹟。今日或有人問天王：『如何是不動尊？』向他道：『動也，動也。』待他纔涉思惟，劈脊便棒。且道天王與天童是同是別？具眼者辨看。」

王學使至，上堂。「一言見諦，萬派朝宗，聖凡無二，古今一揆。若是識見依俙，臨機難免鈍置。不見當時運使張無盡公既為東林印可，復謁兜率悅老，悅問：『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言？』公曰：『疑香嚴獨腳頌、德山拓缽話。』悅曰：『如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是無？』公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卻門。公一夜坐臥不安，如病未汗，至五更下床踢翻溺器，乃大悟，說偈曰：『鼓寂鐘沉拓缽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運使到此，可謂香象擺脫彊鎖，獅子遊行自在，後來門庭高，天下士亦少許可者，蓋由此一番消息也。今日學使相訪，且道又如何相為？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世尊橫說豎說說不著，祖師東指西指指不著，諸人朝參暮參參不著。因甚麼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復曰：「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佛成道，荊州太守至，上堂。「不住皇宮向雪山，六年苦行悴龍顏。明星午夜忽然現，兩眼豁開不等閒。」舉拂子曰：「明星現也，汝諸人還悟也未？若也悟去，莫言此日為官易，須信從前作佛難。若也未悟，肝膽此時須裂碎，好看江上侍郎來。」

除夕，上堂。「年窮歲盡，佛法無可商量，但得平時田地穩密，免教今日腳荒手忙。北禪分歲宰白牛，伎倆兒郎；東村王老夜燒錢，醜態不忘。爭似天王風味好，一爐松火煖茅堂。雖則如此，別有風光。且道是甚麼風光？欣歡兮飲觴，幽興兮吹簧，聚首英賢知有幸，今宵無束任猖狂。」靠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適逢一歲首，天下喜年豐。一番新事業，不與舊時同。且道春魁獨占事如何？」師豎拂子，曰：「一枝開也。」進曰：「鳳曆催回天地暖，一枝先放嶺南來。」師便喝，乃曰：「堯風舜日，共樂昇平。社舞村歌，處處逢迎。委悉麼？干戈偃息無為化，鞏固江山祝帝城。」

上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真淨曰：『香嚴與麼道，奇特甚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墨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喝一喝曰：「大小禪師向者裏說貧說富，俱是徐六擔版也未在。天王茲者，也不貧，也不富。遇飯喫飯，遇粥喫粥。也無去年與今年，一道神光萬境閒。夜來夢到天宮裏，扭著梵王鼻孔尖。」復喝一喝曰：「也未在。」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打鼓普請看，人人面皮黃。」
春日，上堂。「東風乍起倍精神，柳眼梅腮笑轉新。無限風光藏不住，數聲幽鳥出煙塵。日蕩蕩兮雲漠漠，西來祖意絕疏親。金圈栗棘閒拋出，吞跳莫教鈍置人。所以男兒須蹋上頭關，豈甘苦海受沉淪？」舉拂子，曰：「等閒識取龜毛拂，萬紫千紅不是春。」
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口，放出水牯牛，且道向甚麼處去？」師曰：「腳下無私天地闊。」進曰：「綠楊芳艸，紫霧蒼煙，作麼生得不犯人苗稼？」師曰：「普。」進曰：「若然者，白雲嶺上恣游戲，綠水谿邊任放憨。」師曰：「淺。」乃曰：「十月十五結，正月十五解，結解兩重關，其中有光彩。徹頭徹尾笑春風，善始善終護天龍，今朝瓢笠都拈起，萬水千山去路通。」
復舉：「道悟和尚自馬祖記莂後，卓錫天王寺，人莫之測。有崇福者，家鄰寺巷，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福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福聞之，頓領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後得法，住龍潭，高風遠振，乃出雲門、法眼兩宗。」
師曰：「茲者山僧親履其地，風景依俙，家聲未墜。雖有無識者，竊師之嗣以為其祖，混淆蕩盡，有何益乎？今日要見獻餅人麼？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徑山容和尚訃至，挂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天邊木馬遠嘶風，海底泥牛空哽噎。要見徑山老和尚麼？」乃指真曰：「咦！」

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順治十八年辛丑五月，重開天王寺。
師至荒基，曰：「蔓艸荒煙幾百春，葛藤那復說諸人？今朝斬斷疑情盡，萬古天王孰敢爭？」
建拈華殿，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千二百年灰冷，而今忽爾光生，奉為本寺開山兩宗之祖、一代之師道悟和尚并及本寺剃度獻餅崇信禪師普同供養。此一瓣香已在鐵佛拈出，天下共聽共聞，今日重新舉起，再令見頭見面，奉為臨濟三十二世棲賢獨冠敬禪師。」僧問：「荊棘林、艸木丘，一朝忽起崔巍殿閣，為復是神通？為復是玅用？」師曰：「玅用神通掌握中。」乃曰：「千年祖席埋雲冷，一旦中興氣象新，兔窟狐窩俱擊碎，石頭瓦塊盡翻身。拈華老衲從今現，微笑頭陀再悟真，自此一番功業立，普天匝地盡回春。且如何是回春一句？」乃作拈華勢，曰：「諸人會麼？」

建梵天閣，上堂。「高閣巍巍插梵天，盡塵沙界唯一望。自然瀟灑絕諸塵，誰不心空得高曠？匪獨此時法門興，況乃當來作榜樣。作榜樣，須是諸人登一回，方能物物無遮障。」
結制，上堂。僧問：「法幢復啟，祖令當行。欲定干戈，誰是其人？」師便打。進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師復打。乃曰：「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若是精金美玉，臨爐豈避猛火？苟類敗種焦芽，望風自然遠走。天王今日把住牢關，看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當下劃然開隻眼，何須立地覓根由？」
僧生薦嚴，請上堂。「天命年逢意氣高，不同俗子醉香醪。華封枉獻三般祝，王母徒呈一樹桃。妝盡繁柯誇美事，看來誰識小兒曹。爭如就裏生涯好，故請山僧報劬勞。然則劬勞遠逝，欲報難遭。今日未免借拄杖子神通，令伊存亡一會，各見逍遙。」遂拈拄杖向空畫一畫，曰：「會麼？過去先宗塵點劫，於今不隔一纖毫。端然全體雲中現，不挂寸絲精赤條。浩禪如此，汝還信得及麼？」復以拄杖向空畫一畫，曰：「交。」
上堂。舉：「雲門曰：『終日喫飯，不曾咬著米；終年穿衣，不曾挂著縷。』」師曰：「雲門如此提唱，未免令人棄水覓波，馳求別有。今日天王要且不然，終日喫飯，滿口是米；終年穿衣，通身是縷。諸人直下諳端倪，飽食豐衣無盡已。無盡已，都是自家底。」喝一喝。
明哲剃度，上堂。僧問：「昔日崇信，今朝明哲。請問是同是別？」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乃曰：「看破塵緣終日昏，傲然奮志扣空門。金刀斷卻青鬚髮，便是如來的子孫。三道惡因從此息，雙親罔極盡酬恩。更教努力勤精進，方見大雄猛世尊。且如何是勤精進？莫是朝暮功課、灑埽焚香麼？此是吾門小學，要且難見世尊。莫是堅守毗尼、淨修梵行麼？此是無繩自縛，要且難見世尊。莫是觀門持誦、苦行頭陀麼？此是門外之繞，要且難見世尊。莫是博究三藏、廣覽諸子麼？此是食人涕唾，要且難見世尊。既總不是，畢竟如何得見？」舉拂子曰：「如此折合，出家須讓英靈漢。其若沉吟，敵勝還他獅子兒。」
佛成道，上堂。「午夜明星誰解看？眼睛瞎卻老瞿曇，至今狼藉難收拾，幾度風前自不甘。何也？箇段光明，自古橫三豎四，何須特地奇哉？便乃透七穿八，致令承虛接響，狐群滿地，抑見賣狗縣羊，魔黨多方。者樣沒意興漢，今日思想將來，若一味毀辱伊，園林不看寒梅放，宇宙爭知春又回？若一味慶贊伊，話頭一落人間也，引得時流亂畫描。且道畢竟如何？」擊禪床，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恨君兮半憶君。」

除夕，上堂。「萬里未歸人，漫自欣欣喜，旅泊幾何長？況復值歲底。百年一幻身，韶光如流水，勸君早思惟，莫待臨時悔。且道悔箇甚麼？空在閻浮走一遭，未曾蹋著自家底。」顧左右，曰：「眾中若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和尚，休寐語。我衲僧家尋常處處是生涯、頭頭成活計，饒他臘月三十日到來，分文不欠於人，任我手舞足蹈，樂而無已。』有麼？有麼？若無，也好薦取。」
元旦，上堂。「寶鼎香燒祝聖躬，無邊壽算等虛空。條風塊雨普天下，道泰時清萬化中。即此意，又何窮，謳歌鼓腹樂年豐。」
春日，上堂。「臘盡春回，林間宿鳥先投語；風和凍解，澗底新濤早遞琴。梅破隴頭，清香襲襲；柳舒隄畔，翠色依依。時節至，理自彰，萬景煥而爽目，一機契以快腸。灼然寶藏知誰委？笑傲風前我獨狂。因甚如此？不見道：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
薦嚴，請上堂。僧問：「當陽一句無生話，薦拔亡靈脫苦輪。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全露一毫頭。」進曰：「薦拔又作麼生？」師曰：「久渴含愁態，一雨展歡顏。」乃曰：「天宮三十三，地獄一十八，苦樂總不干，一真淨無雜。凜凜廓天寒，神鋒出寶匣，生也死也得所由，去也來也任騰蹋。春風蕩蕩兮艸青，春雨漓漓兮華發，圓寂含禪百日周，今朝受薦證菩薩。且道證箇甚麼菩薩？十聖三賢位莫收，二三四七也難留，灼然終不標名號，高跨毗盧頭上頭。」
上元，解制，上堂。「火樹銀華，慶賀上元良夜；游郎舞女，樂賞太平芳辰。彩縣繡閣，簾挂華堂。鑼鼓處處喧天，簫管家家匝地。無端笑倒然燈古佛，茫然走殺賜福天官。道人雖是不尋常，無事倚闌觀自在。相逢正好話般般，叵耐芒鞋似虎快。然則九十日中，揚旂布陣，精戰幾回，不顧血散魂飛，皮穿骨露。今日功圓勞賞，聽歸朝野，又作麼生？不經汗馬苦邊庭，爭見勳高人蓋代？」
復舉：「僧問鹽官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卻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請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國師覿面提持，儼若細雨灑衣看不見，閒華落地聽無聲。者僧臨機錯過，不知掬水月拄手，弄華香滿衣。今日若有人問天王：『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與伊劈脊便棒。」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五日，如來般涅槃。無限癡男女，聞著盡心寒。殊不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安得有生死乎？既無生死，且道如來即今在甚麼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看！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徑山容和尚忌，上堂。「子規啼血染華枝，記得去年此日時。流水白雲常在望，恩光何處不逢伊。」

上堂。「無限春光纔見來，桃華開亦李華開。忽然又見春光去，枝頭枝底都狼藉。始信光陰不待人，勸君不可無本據。有本據，黃鳥聲聲陌上啼，明明都是西來意。」
追嚴，請上堂。僧問：「去年此日先師圓寂，今年此日天上月蝕。月蝕與圓寂，端的請師酬。」師曰：「兔馬有角。」進曰：「此意蒙師指，薦拔又如何？」師曰：「牛羊無角。」問：「昨日天王堂上和尚，今朝大通院裏陞座。不涉二途，請師一接。」師曰：「天晴日暖。」進曰：「風前有路超調御，九品華開聖果圓。」師曰：「華開不在春枝上，別有風光一段奇。」進曰：「恁麼則親承法力，撒手逍遙去也。」師曰：「不往天堂，不入地獄。」乃曰：「去年此日驀地歸，無影樹頭華亂飛。今年此日來受薦，倒跨山門入佛殿。就中一著有多般，格外全提超方便。頭頭上明，物物上見。海底起紅塵，晴天走閃電。須彌山上浪滔滔，龜毛繩束虛空腰。石女木人換手拍，萬象森羅齊點額。猛力金剛喝一聲，聽取天王熾然說。不須說，生死由來夢裏身，涅槃原是眼中屑。著不得兮取不得，無相無名無生滅。既無生滅，且道無相老宿即今在甚麼處？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結夏，上堂。「江陵郭外，古寺天王，肇自悟祖，元和大唐，殿閣高廣，廊廡脩長，古槐龍竹插庭中而瑞影重疊，翠柳喬松護徑外而景色深蒼，氣吞荊楚，狀壓瀟湘，宗風播而驅魔遠，慧日曜而曉夜長，是以流芳百世，千古弘揚。惜乎幾歷兵燹，灰然盡已消亡，瓦礫遍而生荊棘，鐘聲斷而臥虎狼，四眾無依仰，人天失所望。幸爾時復至，其理燦然彰，駐錫剛三載，已構幾雲堂，可以棲煙水，可以作寶坊，冬結死生制，夏設禁足方。勸諸人，歇心狂，漫將艸鞋繫，且自挂缽囊，安居平等智，同憩圓覺場，務豈養牙爪？庶亦操鋒鋩，期待九夏滿，為汝別商量。」以拂子揮一揮，曰：「眾中若有箇漢出來道：『和尚既為臨濟兒孫，應用驅耕奪食之手，況乃結夏安居禪人敦請陞座，安可與人打葛藤乎？』山僧不覺莞爾一笑。何也？衣裏寶珠人盡有，輕輕一點自煇光。」
明英夫人請上堂。「六月六日天盛暑，浹背長流汗似雨，竟無一處可清涼，方見熱則天下普。更有夫人道念堅，破炎而來不畏苦，殷勤三拜請陞堂，遂爾喧然擊法鼓，逼得山僧無處藏，高登寶座分明舉。舉，舉，頭上華冠色正鮮，夫人不是等閒女。」
解夏，上堂。「金風初拂，火雲漸消，解開布袋，任爾逍遙。蹋遍三千世界，詎知大地無寸土？看盡五湖風景，誰識總添妄情生？玅道匪從外得，靈機本自現成，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如此會得，不須續鳧截鶴，安用棄水覓波？如此不會，十世古今始終不

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汝諸人且道：去即是？不去即是？眼內有筋定得價，皮邊無血一生貧。」
僧成僧伽黎，請上堂。僧問：「華座高登，四眾圍繞，與學人處是醍醐？是毒藥？」師曰：「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進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曰：「養成頭角始驚群。」乃曰：「諸方禪水漉漉，天王禪乾爆爆，故爾一年口未開，觜邊不覺生白醭。悲此法門下衰時，野鬼閒神盡稱付，只圖利養媚檀那，地獄業因全不顧。單傳直指委何人？生死無常誰肯怖？動著星兒煩惱生，山僧每自捫心哭。今日慈禪太無端，堅請不禁盡吐露。」遂展兩手，曰：「百千法門、無量玅義，一齊分付了也。苟能直下搆去，便請歸家穩坐；其或未然，更聽葛藤一上。出家之兒貴脫生死，莫學世間癡狂，便把光陰虛擲。看他釋迦老子六年兀坐，方得明星出現。神光立雪不等閒，心安誰識斷臂苦？臨濟三遭痛棒、高峰六年墮枕，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天王苦口無餘祝，養成頭角始驚群。」
師誕，上堂。「慚愧吾儂道業荒，一年一度引人忙，陞堂伐鼓無言說，聊借龜毛為敷揚。」豎拂子，曰：「見麼？」擊香几，曰：「聞麼？聞見洞然開笑面，一人有慶萬人歡。」
佛成道，上堂。「六年雪嶺忍饑寒，受盡千難與萬難，一見明星肝膽碎，大千原不隔毫端。報諸人，子細看，夜夜明星如玉團，會悟俱皆俊骨者，何須獨讓老瞿曇？所以道，人人本具如來相，妄想執著不能觀。若能觀，任從高臥且加餐。」
上堂。舉：「古德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曰：「古德雖是徹底風流，撿點不無慳吝。茲者天王迴住村落，水闊山遙。禪德特來虔辦香齋，禮請說法，豈可徒然相負？未免聊述一偈：村中何所有？門前水一河。自己用不盡，人來贈一波。且道與古德相去多少？」
上堂。「岸柳含煙冷，谿梅破雪香，西來的的意，灼爾為宣揚。會得者，笙歌叢裏醉扶歸，人生一段風流事；會不得者，名利場中爭熱惱，他生猶恐不如意。要如意，須猛勵，天地本同根，萬物原一體，急自問來源，誰倒復誰起？」
除夕，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誰憶今朝結角頭？夢裏若能心眼活，來辰拜舞定封侯。」
元旦，上堂。「萬戶千門齊夢覺，普天匝地一時新。要知此箇真消息，寒盡梅華報早春。」
薦嚴，請上堂。僧問：「百艸頭上無邊身，剎剎塵塵盡本真，更有一般奇特處，蒲絲牽動鐵崑崙。且道亡靈今日五七還來受薦麼？」師曰：「沙市街頭千尺井，觀音寺裏兩函經。」進曰：「淨智玅

圓，本無變異，那箇是亡靈無生面目？」師曰：「昨夜落華雨，今朝流水香。」進曰：「如此則謝師指示去也。」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乃曰：「五七三十五，行人未到家，秋風吹杖笠，玉露冷袈裟。舉望鄉關遠，回頭日已斜，迢迢何處去？萬里寄寒鴉。魂兮歸來，四方雖極樂，爭及此安華？」舉拂子，曰：「無生玅體縣如鏡，萬古千秋不覆遮。」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一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揚州儀真地藏禪寺語錄

康熙元年壬寅八月，本寺監院齎縉紳啟入楚請師，十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曰：「不須彈指門自開，幾重樓閣任徘徊。腳頭腳底無勞說，相見依然笑滿腮。」
地藏殿。曰：「度盡眾生方作佛，不知生佛總虛名。寶珠在掌分明照，萬里無雲點太清。」
佛殿。曰：「釋迦已過去，彌勒未曾來。即今誰是主？」隨喝一喝曰：「當陽正眼開。」
祖師殿。曰：「九載少林空面壁，再參一喝耳雙聾。從斯遍界腥風起，殃及兒孫事不窮。」
方丈。曰：「不學毗耶杜副口，豈同摩竭掩雙扉？今朝高布漫天网，直打翀霄彩鳳歸。」
上堂。師至法座前，拈公啟示眾曰：「仲尼眼目、達磨骨髓，盡在者裏玉振金聲。其或不會，更為宣過。」宣畢，指法座曰：「寶華王座已為諸人露頭露面了也。若也未見，試看上面擦土擦沙。」便陞。拈香白椎罷，師曰：「五載荊南下直鉤，餌香拋盡意無休。如今移釣依胥浦，莫有鯤鯨破浪游？有則出來上釣看。」僧問：「中興天王，道風已振寰宇；再住地藏，爐韝重開吳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高空有月千門掩。」「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古路無塵獨自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把斷勞關無湊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開線道任君行。」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師曰：「四塞八蠻歌舜日，十洲三島樂堯年。」乃曰：「見到行俱到，宗通說亦通。揭示人天眼，剖開佛祖胸。霜月清皎兮物物照徹，太虛寥廓兮事事包容。任運可游戲，隨處立宗風。是以真州闡玄化於真歇，即斯鑾江繫小艇於中峰。遺風煥然尚在，景概靄爾如同。而山僧腐物，津梁欲謝，泉石久思。何以古剎而見召，弘暢濟北之真宗？實乃捉牛以拽耙，確然回避無所從。」乃揮拂子曰：「既爾此時無避處，且拈白拂指虛空。」復豎起曰：「會麼？等閒豁徹無他事，處處開眸見祖翁。」
李學使至，上堂。僧問：「談玄說玅，鼓粥飯氣，晏寂身心，鬼家活計。諸方作略即不問，地藏家風事若何？」師打，曰：「棒打石

人頭。」進曰：「人歸大國方知貴，月到蒼梧氣象新。」師曰：「更買艸鞋。」乃舉：「老子謂孔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師曰：「老聃之言陋矣。今日地藏信手拈來，要獻可以獻、要進可以進、要告人可以告人、要與人可以與人，不費纖力，安用躊躇？」遂展兩手，曰：「吾無隱乎爾。」

上堂。舉：「太平佛鑑和尚曰：『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祇一聲？』」師曰：「大小太平，將謂起死回生，不知彊分節目。今日地藏收歸一處，勿令揀擇。桃華紅，李華白，枝頭消息都漏洩。燕子語，黃鸝鳴，就裏生涯覿面呈。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城？」

上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世尊四十九年橫說豎說，還是為人平不平？禹疏九河，流通天下，還是為水平不平？蹋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行腳，還是有覓處、無覓處？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靈雲三十年見桃華，還是費工夫、不費工夫？馬諭豈能窮萬物？羊亡徒自泣多岐。」

上堂。「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付與摩訶迦葉。』然則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因甚一人傷感其文而不行、一人不立文字而傳道？要識二老麼？若將文字論高下，敢保驢年未徹頭。」

上堂。僧問：「言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雨過落華紅滿地。」進曰：「不見一法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底意旨？」師曰：「行人猶自不知春。」進曰：「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畢竟在甚麼處相見？」師便打。進曰：「棒喝交馳行格外，分明箇事作家知。」師曰：「腦後圓光知幾重？」乃曰：「正法眼藏，亙古亙今無向背；涅槃妙心，無生無滅絕行藏。不許當機領略，那容覿面承當？殺活縱橫，誰敢近視？與麼時節，世尊拈華，未為手親；迦葉微笑，豈稱眼快？臨濟喝、德山棒，不勞拈出。秘摩叉、道吾笏，何須提起？柏樹子、木樨香，空誑小兒曹；子胡狗、雪峰蛇，徒自弄精魂。其餘十智、九帶、五位、三關，不須齒及。何也？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用多方去指陳？」復說偈曰：「萬竹陰陰愛日長，熏風吹入卻清涼，偶來一句閒閒話，喚醒幾多瞌睡郎。」

地藏誕，啟建無遮大會，上堂。「濁世沉迷沒了時，未曾回首暫思惟，所以累我地藏菩薩千生百劫不能得證菩提，刀山劍樹時時長，爐炭鑊湯日日新，又累我地藏菩薩歷古摩今不能成就佛道。今日海

沙翁見義而為、觀機而作，將十方世界眾生一時度盡，遍十八重地獄徹底掀空，亦令地藏菩薩取證菩提、圓成佛道。」遂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要見眾生地獄麼？等閒一陣西風過，無限枝頭盡落華。」右邊卓一下，曰：「要見菩提佛道麼？新秋夜月光輝皎，南北峰頭一樣明。且道因何致此？」復中間卓一下，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誕，上堂。僧問：「隨緣赴感即不問，慶賀迦文事若何？」師曰：「九龍吐水浴金軀。」進曰：「若然者，乾坤添瑞色，日月轉光輝。」師曰：「七蓮涌地承雙足。」進曰：「果爾法化光天德。」師曰：「香煙縹緲結成雲。」乃曰：「普天於此日，慶賀釋迦尊。獨有韶陽老，要打與狗吞。且道慶賀底是？要打底是？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復舉：「古地藏和尚問法眼禪師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在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師曰：「古人一語，非獨玄黃有辨，亦且逼塞虛空，致令理窮詞盡，湊泊無門。奮然一擊，虛空粉碎，方知一切現成。所以法眼一宗，流通天下。原夫者片石，功豈小小哉！今日地藏庭下也有片石，敢問諸人在心內？在心外？若在心內，心內豈容片石？若在心外，與心無干。且道畢竟如何？」復說頌曰：「心內心外不可著，不可著處沒來由。偶然借得偷天子，佛與眾生一并收。」

地藏誕，上堂。「九子峰頭示現身，三途海內度迷津，志將諸有都窮盡，方作泥洹灑落人。如此可謂地藏菩薩悲心致切，願行瀰深。今日撿點，勤勞虛設。殊不知盡大地是箇地獄，又有何天堂而可往？遍十方是箇天堂，又有何地獄而可出？若也會得，天堂地獄原無異，佛與眾生共一家；若也不會，今日寶珠光一放，照了鐵圍萬國幽。」

再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上堂。僧問：「上有天王，下有地藏，兩座道場，或上或下，今日歸來有何法說？」師曰：「虎渡綠楊藏睡眼，龍洲芳艸隱昂頭。」進曰：「如此則坐致太平，共樂無為。」師曰：「知恩誰是報恩人？」乃曰：「自出荊南已四年，歸來景物尚依然，庭前柏樹垂青翠，屋後楊枝帶綠煙。海會聖凡仍踊躍，雲臻禪子復蹁躚，報君兩耳分明聽，大道由來不變遷。雖然，日往月來，韶光若箭，相見人

人朱顏凋謝，又如何說箇不變遷底事？」揮拂子，曰：「須知別有孃生面，一度回光轉現前。」
建東西禪堂，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鼻孔撩天，箇箇眉毛拖地，品居穴處無為而樂，不知有玄路可尋、奇特可慕。及至有馬祖禪堂、百丈清規之後，負笈擔囊參詢南北，高堂廣廈隨處安寢，而鼻孔眉毛反摸[打-丁+索]不著。何故？所謂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雖然，欲會賓主句，分明問兩堂。」
師四十大誕，闔郡弟子請上堂。僧問：「麟繞其室，聖德垂於萬古；龍吐其水，佛教演及千秋。聖德佛教且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乃曰：「去年三十九，今年又四旬，世事何如急？光陰不饒人。今春買得櫂，真州抵四明，育王曾兩宿，太白只一行。仰觀鎖翠額，改作景倩亭，不思構亭者，念與斯山存。今人何故為？抑人矜己能，良心安可在？況復義與仁。遂爾乃返櫂，福嚴埽祖塋，三月得歸寺，天王又相迎。五月仍長發，七月始至荊，今又十月二，諸賢慶賤辰。賤辰不可慶，無滅亦無生，相期諸道者，證取不壞身。如何是不壞身？等閒一鴈凌空語，聞著人人耳內清。」
結制，上堂。「爐韛重開，自有斬新氣象；鉗錘再握，豈無可鑿之材？碧潭明月，再三撈摝；赤肉團邊，直須薦取。不可朝三暮四，爐韛之所多鈍鐵；央央庠庠，良醫之門足病夫。或仍佇思，鄉關萬里。」
說戒，上堂。「衲僧境界不尋常，舉足下足解脫場，左之右之成玅用，橫也豎也自風光。脫羅籠兮出窠臼，轉天關兮移地軸，衝天意氣格外機，舒卷提持盡殺活。誰肯束身持禁戒？行也坐也不自在，三領袈裟搭上肩，幾聲咒語胸頭蓋。者樣爭號活圓通？明明埋於有相界。眾中還有無相行持圓通道眼底麼？若無，天王落第二門頭去也。」遂招眾傳戒。
佛成道，上堂。「冷坐六年人不知，明星一見果希奇。通身慶快無窮樂，雪裏梅華只一枝。」
除夕，立春，上堂。「一歲今朝始便休，幸逢春日又開眸。村東老父敲畫鼓，舍北兒童輥木毬。相喚相呼同翫賞，自歌自舞樂優游。人生幾度遇斯景，未得心開空白頭。現前還有心間底麼？有則出來呈見解，大家攜手上高樓。」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普天之下，共樂芳辰。露柱稽首，祝堯風而永扇；燈籠下拜，願舜日以長明。干戈休靜，人人鼓腹以謳歌；是非殄滅，家家百慶而千祥。林下衲僧，隨緣樂道，飯蔬飲水，聊延歲月。有時浩歌一聲，引山青而水綠；有時密移一

步，動風行而艸偃。非世亂所能致，蓋太平而使然。還委悉麼？但得胸頭除妄想，自然得見好豐年。」
解制，上堂。「喝下承當未足親，棒頭取證可憐生，青天白日開雙眼，又向傍人覓路行。所以玄沙不出嶺，道風　種別然清，於今若解知端的，免教走北又南詢。」
上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若恁麼去，妄以別峰相見，尤是操守不堅；若不恁麼，可惜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雖然，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建天王殿，上堂。「一莖艸上現瓊樓，端的一回白汗流，安處四王身不動，護持國土振宗猷。」
檀越送彌勒佛上座，上堂。「兜率天宮不肯住，無端乃爾下生來，為他濁世沉淪者，布袋解開人不回。孰謂眾生容易度？卻教憨坐玉樓臺，今日喜逢同一會，是生是佛笑顏開。何故？塵勞火宅焚無已，誰信龍華有快哉？」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汝等今日還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麼？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
浴佛，尼領信女請上堂。「尊貴天生自不同，丰神纔出獨稱雄。周行七步乾坤窄，一顧四方眼界空。浩蕩胸襟忘世表，超然氣骨振寰中。至今處處難回避，惡水年年淋一通。殊不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汝等盡大地人，至四月八日浴佛，不知何佛而可浴乎？須自腳跟拶破，面門迸開，露真機於腦後，展大用於目前，方乃驗俱胝不下笠子，指趙州驀直臺山，千古風概靄然，一朝舉起慶甚。」良久曰：「拂拂熏風來殿閣，骨毛寒徹醉心開。歸思無限天人供，白日從教起法雷。」喝一喝。
鑄鐘，上堂。「火內翻身見好手，紅爐跳出始稱雄，幾回費盡鉗錘力，今日功成便不同。所以挺出人前，範模宏大，號令叢林，繩規雍肅。朝扣焉，上徹天宮，群仙天眾悟圓通而齊成正覺；暮擊焉，下通地府，山君水王消鬥爭而早得解脫。況無主孤魂、有心眾生，一聆清音，頓悟真常。然則耳聽終不會，眼聞始得親。」
馮總戎北歸，請上堂。「秋風颯颯，梧葉飄飄，祖師面目，廓爾昭昭。如此會得，秋空皓月光輝皎，照了今時及往時；如此不會，夜靜坐來身未暖，一聲鴻鴈海門開。所以，靈機撥動，珠回玉轉，處處故園春色，奚論終條及蓬島；在在家鄉田地，何分楚國并幽州？來也，澤及荊南霑雨露；歸也，風生涿鹿菊華黃。祇如奉旨榮歸又作麼生？皇恩真浩蕩，聽唱凱歌回。」
上堂。舉：「世尊初生，雲門曰：『我當時見得，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雲門正令提持，無容餘地，可謂

將此身心為報佛恩。嗚呼！視此秋晚之時，宗徒亂作，望世尊大法，以雲門忠義之心出手匡扶，又奚可得哉？」復說頌曰：「指天指地振家聲，獨自稱尊示好音。打殺雲門雖手辣，誰知報國見丹心。」

上堂。「德山入門棒，臨濟入門喝。如此立門庭，知君也大錯。爭似我天王，一切都不作。東廊來者東廊行，西廊入者西廊坐。菜是淡黃虀，粥是渾纓絡。噇飽憨憨眠，不知紅日過。如此意分明，如此誠灑落。識得自家底，不須妄穿鑿。」拈拄杖，喝一喝，曰：「若也都不會，又去走驢腳。」

佛成道，大意剃度，上堂。「西來大意，乃釋迦悟明星而起；圓顱之僧，實陳如剃鬚髮為初。是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傳者，傳此意也；衡嶽、匡廬、天台、五臺所居者，居此僧也。便乃處處得舟而登岸，人人假路以還家，塵勞無縛，生死門開。奇哉！眾生俱有佛性，只因妄想不能得證。」良久，曰：「剷卻門前艸，天然特地來。」

到棲賢，上堂。「若據此事，非黃非黑，無相無名，天地莫能配其德，日月莫能諭其明，江山莫能齊其壽，聖凡不得作其侶。造物豈能遷運？鬼神莫測端倪，洋洋乎大而充塞十虛，芒芒焉小而入一微塵。且夫明明歷歷，迥脫古今，惜乎今日宗風變異，人事更常，不但無由發明此事，而此事漸而愔懵矣。何也？蓋為今日為師者全不諳從上風規，一味麤心浮息，只貴門庭熱鬧，不顧大法凌夷；為學者亦不具擇法擇師之眼，唯趨勢趨時而入，俱以佛法禮樂擲之度外。如此，寧不悲哉？是故何由發明此事也？今幸諸人入此寶山，須將平日氣息拋向漢陽江裏，更入紅爐重新煆煉，儻得一回心光發露，似乎藏天下於天下。然昔有何隱藏？雖然，鵬鳥鷃魚可變化，井蛙穴鼠不堪為。」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二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鄂州黃龍禪寺語錄

康熙七年五月重開黃龍寺，七月初六日進寺。
三門基。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汝諸人因甚把手牽不入？」以拄杖畫一畫，曰：「腳下從今紅線斷，十方無礙任君行。」
佛殿基。曰：「乾坤作殿還猶小，日月為燈未足明，爭似黃龍者座殿，無量劫上已圓成。還識殿裏底麼？」喝一喝。
方丈。曰：「問佛荅佛，問祖荅祖，此是諸方死語，安能活人？玄要料揀，照用主賓，并及五家宗旨，說得尖新，亦是諸方套頭，何能致使學者機用通變？海沙翁今日雖則息影斯山，退居此室，見義寧無勇為？」拊案一下曰：「要識活祖師意麼？移取黃鶴樓來向汝道。」
上堂。指法座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且道是箇甚麼物？看取上面注腳。」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山嶽高而難並，水源長以莫京，奉為北闕之至尊，祝南山之萬壽，伏願八方奏凱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此一瓣香，至高明時無聲臭，極廣大處見精微，奉為滿朝文武、本省眾官，伏願金城永護龍象窟，湯池常繞梵王宮。」乃就座。白椎畢。僧問：「黃龍古道場，洞賓皈依處，今日幸復開，面目依舊出。如何是常然不動面目？」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進曰：「一朝舉起從前事，嘉聲傳布五湖聞。」師曰：「黃鶴樓頭吹鐵笛，等閒聞得也驚人。」僧再進語，師以拄杖約退曰：「住住，縱饒雲興百問、瓶瀉千酬，究竟與當人分上總無交涉。若是箇漢，不妨回光自照，心眼洞開，隨處垂手以興祖道，瓦礫變作瓊樓玉殿，茂艸盡成佛面金身，不唯祖庭光復，亦乃宗風丕振。眾中還有恁麼人共相唱和麼？」
復舉：「先黃龍住此山日，上堂，有呂 嵓真人出眾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者守屍鬼。』嵓曰：『爭奈囊有常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嵓溥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嵓於言下契悟，作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於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師曰：「黃龍機乃天王悟六世之孫，泝流而上南嶽讓為八世之祖，源遠流長，所以靈丹一點，起死回生。呂 公亦是箇豪傑之士，三舉不第，便乃遨遊黃鶴岳陽樓上，

自謂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及至黃龍詰之，窘無以對，再拜稽首，方得心開。黃龍囑令加護，遂爾名振傳燈。還會麼？粟中世界須親見，鐙內山川莫浪猜。」
寒食，上堂。「割股奉君介子德，遺功不賞晉文昏，更加猛火焚渠死，千古聞聲也斷魂。大眾！且道：介公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覓則知君不可見，山僧指點杏華村。」
結制，上堂：「一棒一喝，著甚死急？一語一默，轉求轉遠。不見道：靈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然，聖凡靡間。若以三月安居、九旬禁足，正如蠶蟲作繭，自纏自縛。」拈拄杖曰：「不必區區撈水月，誰家灶裏火無煙？」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上江下江搥鑼鼓。謂是龍舟尋屈原，謂是投江祭角黍。三閭忠言而不用，懷沙作賦何其苦？大招小招而不回，汨羅江上清風起。人生得失夢中看，勞勞天問何所有？不如收拾歸去來，免教狼藉在千古。」喝一喝。
中元，上堂。「慎終追遠，世人皆然，禪和尤且不然。若識得自己面目，方識得父母面目；識得父母面目，方識得一切親姻面目。所謂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豈可以黃錢白紙、腥膻俎豆而為慎終追遠哉？要識真父母麼？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中秋，上堂。「皎皎桂輪天際寬，照我松窗肝膽寒，抖擻起來行一遍，腳頭腳尾不相瞞。」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此是我白雲端祖頌臨濟三頓棒底頌子，叢林美傳以為照膽神珠。沙翁也有一頌，雖不敢並駕而驅，然亦似東施之捧心，一并舉似。無端發問三遭打，打斷驢腰心不孤，不因柳毅傳書信，何能得到洞庭湖？」
重陽，上堂。「九日登高，俗氣不除，龍山落帽，潦倒風顛。爭如者裏眼眼相覷，坐對空庭？何故？明年此會知誰健？好把茱萸子細看。」
上堂。「有時頭戴寶冠、身穿纓絡，十人見之十人驚怖；有時腳穿艸鞋、身服弊垢，千人見之千人歡喜。情知眾生要小法，不識法王有大乘。」擊禪床，曰：「人！人！」
建法堂，上堂。「祖庭秋冷無人問，法道顛危孰可扶？高閣高樓成現用，法堂法鼓是誰圖？男兒浩氣自埋沒，先哲恩光亦太孤，遺業若還無志復，噇茶噇飯滿江湖。不是黃龍多饒舌，為言爾輩莫心麤，法堂今日高豎起，任從東壁挂胡蘆。」
到棲賢，上堂。僧問：「向上一機，請師指示。」師曰：「柳舒青眼南隄翠，梅破銀腮北塢香。」進曰：「春至百花香滿地，師王座上語無私。」師曰：「汝因甚不會？」進曰：「今日始從親薦得，

乾坤無法可追尋。」師曰：「四野黃華開似錦，一湖春水湛如藍。」乃曰：「漢上彭善信，積經保身康，迎我登此座，更乃為發揚。湖光山色兮露頭露面，柳綠桃紅兮絕蓋絕藏。耳聞眼見兮自家受用，瞬目揚眉兮何用商量？會得如來真實義，行行蹋著是舟航。」

到度門，上堂。「心宗肇出，有祖以來，東山之道，北宗大起，聲光赫赫，遍滿寰宇，道業巍巍，充塞人間。惜乎法鼓停聲，祖燈掩燄，致使萬壽山常年煙鎖，楞伽峰終日雲籠，大通塔七零八落，張說碑苔裏艸封，祖道不振，人天攢眉。幸有本寺勤舊、玉泉諸禪，迎我首座澄公住持斯山，整頓舊日風規，提持現前法令。沙翁到來，何以贊助？」卓拄杖，曰：「法鼓再撾聲韻遠，禪燈重朗照無私。」

護國和尚四十大生，迎師至寺，上堂。師曰：「魯班門下弄斧，方是好手。大海岸頭賣水，始見作家。若是久戰沙場，不遇名兵宿將，終是功名不就。今日還有久戰沙場底麼？」僧出問：「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三宗今聚首，喜氣甚堪誇。喜氣且不問，如何是一會家？」師曰：「天無私蓋。」進曰：「禪非見聞，非見聞不顯。經非語言，非語言不轉。律非威儀，非威儀不彰。離此三事，請師再示。」師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乃曰：「今日是我護國禪師四十大誕之辰，特請天王登此華座。既登座已，說箇甚麼即得？若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是儒家工幹，奚用余言？若以五時、八教、三經、兩論，此是講主茶飯，現有三法師在，又奚用余言？記得我臨濟先祖有則三玄三要公案，今日拈來酬唱一回，願我禪師與此大法并駕千秋，又使祖綱不致寂寥。臨濟一日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座。數百年來，拈提雖有其人，似乃太生穿鑿。不知祖師垂手，頭頭指點，處處顯現，殺活臨機，沉吟錯過。若以配合尖新，攢湊恰好，以為祖宗命脈，然亦何益於祖宗哉？而學者不知拈來信手，指點由誰，浩浩淵淵，總歸一致，反以棄實就名，展轉沿襲，以為本分，然亦何益於本分哉？今日要見三玄麼？覿體全提任殺活，臨機那得有途程？要見三要麼？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要見權實照用麼？閒把一枝無孔笛，臨風吹出孰知音？要見臨濟麼？寶劍揮時天地靜，剛刀纔舉斗牛寒。然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會？」復說頌曰：「大法誰傳老達磨？門庭赫赫續滹沱。三玄三要明宗旨，一舉臨時會也麼？擬議還他雲萬里，更加穿鑿又如何？今朝捧出祝君壽，萬載千秋不較多。伏惟本寺堂頭諸山和尚包荒。」下座。

住漢陽棲賢禪寺語錄

康熙九年閏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且道門內是甚麼君子？入門即見。」
彌勒殿。曰：「天上之彌勒，地下之彌勒，驀爾忽相逢，一笑生歡悅。」
佛殿。曰：「佛者覺義，覺者何義？新婦騎驢阿家牽，千古萬古妄流傳。」以拄杖畫一畫曰：「坤六斷，乾三連。」
伽藍堂。曰：「君等力護精藍，蓋是親受如來之囑託，茲者焚香祈禱，不希望君等內而布金、外而降魔，惟願禪和子無毛無病、水足艸足。何也？安閒樂道無饑迫，任我屋裏販揚州。」
祖師堂。曰：「七佛以前，未列世系。拈華以後，六十九傳。你即我，我即你，相逢不必重說偈言。」
方丈。曰：「汝認得我真，我認得汝真，合當覿面呈伎倆。汝有半斤，我還汝八兩，何須背後亂商量？若能如此諦信，敢保彼此事辦。」
上堂。指法座，曰：「此大寶華王座，猶若楞伽之山，未具大慧者登躋，豈免戰身而赧顏？試看海沙翁今日自由自在，一回直蹋上頭關。」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語大則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焉。奉為今上皇帝聖躬萬壽，伏願帝業千秋，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千聖萬靈全承渠力，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伏願主盟斯道以至公之心，自誠意者用不欺之力。此一瓣香，任重而道遠，上之荊、下之揚，釣竿砍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今既移壇來此，未免重添注腳，奉為興陽老師。」問：「扶豎門庭，必藉超群英傑；流通法眼，還他過量大人。打鳳羅龍即不問，大振宗猷事若何？」師曰：「傾盡此時心。」進曰：「恁麼則此日一言金石重，江南江北大家知。」師曰：「正在斯時。」進曰：「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師曰：「各與一頓。」乃曰：「楚王城畔，汝水東去；黃鶴樓前，湘水西來。大別山頭，華光冉冉；黃鵠磯上，煙雨濛濛。歷歷晴川，漢陽樹色；淒淒芳艸，鸚鵡洲前。更乃玉笛江城，梅華五月，古鏡未磨，漢陽不遠。汝諸人且道：是此地境耶？西來意耶？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逾海越漠，來我東震旦國，接引大乘根器，還是妄想心耶？真實心耶？」良久，曰：「大法洞明真鐵漢，小根魔子漫承當。」下座。
督府大將軍至寺，漢陽太守陪伴，上堂。「春山蒼蒼，春水茫茫。春鳥啼深樹，春人走高岡。處處善財路，門門古佛鄉。靈雲忽開

眼，覷見是桃華。趙州偶伸手，摘得是楊華。唯有釋迦不知時，拈來金色波羅華。非獨飲光發一笑，至今狼藉在天涯。」喝一喝，曰：「住！住！今日檀越入山，宜說大乘之法。」乃展拂子，曰：「將軍自有過人志，太守風流出當家。高山流水知音在，不用重畫有足蛇。」

佛誕，結夏，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今日棲賢寺裏結夏安居，十方雲水一一來此，拗折拄杖挂缽盂，按下雲頭忘賓主，所參莫參黃楊禪，所學莫學蜂鑽紙，直須肝膽俱裂碎，都教通身汗如雨，大地山河一口吞，那有佛時那有祖，任饒釋迦出頭來，一棒打殺與餵狗。且道憑箇甚麼意氣？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上堂。「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一句廓然無聖話，九年面壁待誰來？馬師鹽醬知多味，百丈鼻頭痛不衰。南方來，北方來，腳下寸絲都不繫，芒鞋從此曬高臺。」良久，曰：「吾有知乎哉？不知也。」

端午，上堂。「禪之與道，是甚麼破艸鞋？佛之與祖，是甚麼爛冬瓜？西天東土，路程迢遠，鄉語不同，那管他狗子有佛性、無佛性？罔明出得定、文殊出不得定？今早檀越送得粽子，人各喫了幾箇，晴川樓、黃鶴樓，看他龍舟鬥上底鬥上、鬥下底鬥下，忽然贏得一頭，胸中不覺十分欣快。何故？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諸人還贏得一頭也未？若也未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解夏，上堂。「秋風一陣兩陣來，秋雲三片四片起，風雲若能通變化，等閒出山作甘雨。」

上堂。「禪禪，達磨離梁無度船，折蘆過江古今宣，黃梅夜半傳衣缽，南嶽菴前磨甎磚。禪禪，大愚肋下築三拳，歸來依舊撒風顛，鎮州蘿蔔如天大，趙州親見老南泉。禪禪，楊岐三腳驢，白雲把磨牽，誌公不是閒和尚，拄杖頭邊翦尺縣，惹得至今天下說心說性如來禪，打風打雨祖師禪，波波叮囑老婆禪，牽緣不斷葛藤禪，休去窗前習學文字禪，須來堂中兀坐枯木禪，如此倔強杜蠻禪，更來胡作歪廝禪。可笑如今傳法者，眼前皆是拍盲禪。」

中秋，唐小江斷七，孝子國珍請上堂。「有商量處沒商量，八月中秋看夜光，皎皎一輪無隱蓋，死生何用著悲傷？不悲傷，雲在青天月在江。如此，則小江不曾死也。汝等還知不死面目麼？若也沉吟恍惚，沙翁重為指南。西嶽華山之峭峻，乃小江之頭也；東嶽泰山之脩長，乃小江之足也；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之左右相互，乃小江之手也；洞庭、青艸、鄱陽、丹陽、太湖之淵深，乃小江之五臟也；漢江浩浩不舍晝夜，熾然說無間歇，乃小江之舌也。如此，則小江面目現在，手足炳然，且何用悲傷也？然此略而言之，若廣

談，須彌山之高聳，得非汝小江之身乎？兩輪日月之光明，得非汝小江之眼目乎？九曜七星之靈通，得非汝小江之毛孔乎？四大海水之浩淼，得非汝小江涎液與大小便乎？四大部洲、山川林藪之重疊，得非汝小江之衣裓乎？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又不在汝小江衣裓中說法利生乎？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又不在汝小江腹中住大名山、起大樓閣、建大道場乎？即汝孝子順孫又不在汝小江腹中立業興家、光紹門庭乎？既爾如此，則不曾遠離，又何用悲傷也？況乃小江證此無生無滅之性、充塞虛空之身，亦宜其慶也。如此會得，豈獨汝小江一人而已哉？盡天下人，生乃無生、死乃無死，一體渾融，往來自在。」良久，曰：「紅輪必定沉西去，亡靈那得不歸來？」

送雲禪人之揚州地藏，上堂。「吾子西辭黃鶴樓，霜天十月下揚州，漢地收來秦地管，權將驢子送揚州。腰纏亦無十萬貫，跨鶴蕭蕭下揚州，搭上鹽舟如馬快，不問斷頭船子下揚州，但成大樹作蔭涼，休言有錢到處是揚州。禪客雲來如問訊，也來施為屋裏販揚州，若得斯風行天下，沙翁開眼坐地看揚州。雖然，芒鞋竹杖春三月，夢裏頻添野興賒，莫道荊州天王不到揚州出現。」

劉原聖、原賢請上堂。「聖賢之道，迥出情常。非其人不與言，非其人不與傳。今日言矣傳矣，且道如何是聖賢之道？」擲下拂子曰：「鴛鴦繡出從君看，更把金鍼度與人。」

兵部進士山右楊耀祖同弟文學烈，為太翁明樓忌辰，請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須憑法雨薦親爺。生曾三十年持素，感發二郎文武車。一點靈心常不昧，幾年香火屬誰家？如今親受法王記，去也來兮眼不花。且道太翁即今在甚麼處？」揮拂子，曰：「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儀真衛守楊丕顯為太翁誥封，請上堂。「皇恩浩大重如山，誥贈將軍豈等閒？不是一人承雨露，何能滿戶集歡顏？春風細柳花應放，黃閣絲綸旨幸頒。誰謂昊天難可極？綠袍金帶繫腰間。雖然，且道太翁今日還來受贈麼？雨霽園林華灼灼，風清春樹鳥關開。」

王治醇為父忌辰，請上堂。「生身父氏歸何地？杲日中天氣象新；會得明明塵不歷，鋒刀何處喪渠身？年年正月十七日，處處隄邊柳正春；孝子徒勞燒白紙，爭如就裏見雙親？」卓拄杖，曰：「還見雙親面目麼？」復喝，一一喝，下座(其父正月十七日死於賊)。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三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示眾

夏日，示眾。「參禪圖了生死，非圖名色也。近見學者抱魚目作明珠，藏燕石為至寶，不但惜而不舍，兼亦傲然自是。如此病正在膏肓，雖有蓋國之明醫而不能瘳矣。所以天王三開爐韝，百番垂手，不見有一箇半箇大悟大徹者，實可捫心浩歎也。茲者春光忽謝，夏景初臨，燕語高梁，荷香遠沼，梅風拂而滿院清，麥氣逼而通身爽，特與諸人露箇消息。」良久，曰：「全身脫落無他事，眼裏耳裏不是塵。」

復舉：「大愚芝和尚曰：『大家聚首喫一莖薑，若喚作一莖薑，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提向上，密顯箇中，處處現成，頭頭受用，此從上老宿設機垂手之婆心也。然則不喚作一莖薑，喚作甚麼？憶惜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示眾。「竹戶曉開山色靜，柴床午夢覺身輕，家風一種無人會，添得黃鸝三五聲。」

示眾。「禪不在參，道不在學，一任高眠，乾坤寥廓。」復曰：「黃鸝啼破綠楊煙，無限春光如玉削。」

示眾。「今之學者，認箇昭昭靈靈守屍之鬼，以當平生，便了生死。嗟夫！殊不知鄭州出曹門，遠之遠矣。若是英靈漢子，氣宇如王，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聖凡迷悟一齊收來，捏作一團，然後撒開，山河大地還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還他萬象森羅，乃至情與無情、聖凡迷悟各各還其本位。雖則如此，天王看來猶未稱作略。且道天王又作麼生？神光透徹威音外，笑看空生坐石嵓。」

重陽，示眾。「風颯颯，雨瀟瀟，東籬菊綻正香飄。山堂盡日無思算，唯與故人守寂寥。且道那箇是故人？」拍膝一下，曰：「參。」

示眾。「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古人如此道，大似逼死蛇作活龍。天王今日看來，也不消得。」遂舉竹篦曰：「喚作竹篦也得，不喚作竹篦也得。喚作山河大地也得，不喚作山河大地也得。喚作諸人鼻孔也得，不喚作諸人鼻孔也得。不見道：此事如珠在盤，不滯一隅。」

示眾。「如來藏裏說不著，祖師機下亦顢頇。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且道是祖意？是教意？」復曰：「參！」

示眾。「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如何是真說？莫是早辰喫薄粥，於今又覺饑？莫是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雖然，南泉刀下斬貓兒，趙州頭上戴艸履，汝等魔民魔子還可壞否？」
示眾。「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芍藥華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
地藏寺千佛閣、大雄殿、地藏殿落成，示眾。「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偶爾成文；時節未至，徒勞施設。如世尊為箇生死大事，時節未至，乃上雪山，六年苦行，鵲巢頂、蘆穿膝，尋覓不見，乃不堪其憂；一朝時至，向毛頭星上悟得智慧德相，人人本具。又如雪峰為箇胸中不穩，時節未至，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搆之不得，無可奈何；一朝時至，被嵓頭一拶，向鼇山店裏成道。又如靈雲為箇孃生鼻孔，時節未至，三十年來東求西乞，了無下手，空費艸鞋；一朝時至，向桃華枝上識得根原，更不別疑。然則從上大聖大賢之人，欲作世、出世間之事，靡不遇因緣時節而成。即如山僧為箇千佛大閣，時節未至，十二年中耿耿於懷，心心無間，致使入楚來吳，風波江上，不辭三千里行路難之往返。茲者一旦成就，如釋重擔、如病得汗，通身輕安，不勝爽快。此時山僧歡喜、主山神亦歡喜、諸人亦歡喜，又豈非因緣時節一遇而然哉？然則不獨一閣成就，即大雄殿、地藏殿一時告竣，燦然霞映，正是一句中具三玄、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諸人還識權、實、照、用麼？地藏佛殿常相對，樓閣門前問善財。」

機緣

問：「如何是應時及節句？」師曰：「深苑華閒飛蛺蝶，長隄柳翠囀黃鸝。」曰：「就此借路，還家得麼？」師掌曰：「看取路頭。」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竹杖芒鞋煙水杳。」「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到處逢人解撒沙。」「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太阿無剩法，大坐當軒孰敢窺。」
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夜深靜聽江濤吼。」「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午鼾眠鷗夢清。」
孟太守問：「人人俱有佛性，因甚不見？」師拈起龍眼曰：「要見便見。」守曰：「者是平常日用的。」葉司李在傍曰：「且喜堂翁今日瞥地。」師曰：「貧道卻被二位看破。」

三月三，垂問。「山僧昨夜得一夢，夢見靈官與真武慶生，官以兩手捧一盤，而頭俯伏於地曰：『世間所有者小，卒不敢獻上。頃獲一寶，且不論其價，尚人所不識。顒申鄙悃，敢祝千秋。』聲未盡，忽被迅雷驚醒。試問靈官所獻是甚麼寶？世間無有，人所不識？」自代曰：「春風迎竹戶，夜雨滴華心。」
問：「要緊處乞師一言。」師曰：「穿衣喫飯，屙屎放尿。」
問僧：「汝試放箇光看。」僧打一圓相，師曰：「漆桶上又加了一道箍。」僧無語，師呵呵大笑。
問：「眼光落地時，向甚麼處去？」師擊露柱曰：「向此去。」
問：「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華蛺蝶飛。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換卻汝眼睛，穿卻汝鼻孔。」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
問：「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道箇甚麼？」師曰：「山色湖光開法眼，鳥啼華笑見雲門。」
問：「荊州古戰場，何日干戈息？」師打一拂子曰：「但自歇心狂，四海清如鏡。」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去也。」師復打曰：「非汝境界。」
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千竿脩竹插雲漢，百鳥投棲自遠來。」「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灰頭土面無堪用，要拄人間稱獨尊。」「如何是人中意？」師曰：「等閒拈出烏梅子，換卻諸人眼裏睛。」
問：「一葉落，天下秋，不風流處也。風流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風流？」曰：「坐看空庭黃葉舞，穿衣喫飯不知名。」師曰：「苦哉佛陀耶！」
問僧：「現成公案，道，道。」曰：「雨過蒼苔溼。」師曰：「引不著。」僧喝，師曰：「喝不著。」僧又喝，師曰：「放汝三十。」

佛事

為達磨開光

「梁皇殿上道不識，明明一語不覆藏，少室峰前分皮髓，全機顯露在當陽。自此光明照不夜，人間天上更輝煌，燈燈續燄傳千古，赫赫流芳播萬方。然則既有如此莫大光明，今日何須不肖 遠孫始可為其開光？雖然，要假兒孫腳下行，點開灼破四天下。」

為沙彌剃度

「賈島昔年曾反俗，汝何又要入門來。塵埃斷處髮鬚斷，了悟凡胎即聖胎。」

為含石起龕

「當時恁麼來，面目撲撲覺華開；於今恁麼去，腳底雲山俱蹋碎。一朝驀爾歸家搖手，正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而又安得言之死乎生乎？且道臨行又作麼生？常樂地中留不住，輕然移步往他方。」

舉火

「炯炯光明不覆遮，乾坤洞燭絕千差。好著眼，漫生華，就中消息露些些。直下與麼會去，石中有璧豈能含，精潤頭頭皆受用。其或未然……」攛火炬曰：「一句分明親切語，殷勤付與丙丁公。」

師野游，見白骨數具，乃拾而焚之，舉火曰：

「骷髏骷髏，一臥荒郊不計秋。於今指汝歸家路，麥浪堆中翠色浮。」

為雲石起龕兼請祭

「嗚呼！子之為人兮朴且剛，子之處世兮澹以常，子之染衣兮潔而淨，子之斷髮兮志猶皇。奈塵緒縛而無計脫兮，日逐奔忙其幾幾。覺悟蒼生之不遠兮，欲修以未遑。詎料忽焉殂落兮，令人淚出痛腸。嗚呼！榻冷窗寒兮，信吹黃粱。吾今告汝真言兮，確實還鄉。者邊那邊，常光不減其赫然兮，又何悲以何傷？影落落，聲揚揚，家山行到見空王。」拽杖引之。

舉火

「任爾英雄與傑士，到頭難免換皮囊。今朝劫火洞然發，觸著通身放寶光。好計取，快承當，千古萬古永莫忘。」

為恆作頭舉火

「魯班門下，已經弄鑿拈斧；天王寺中，曾來挂搭披衣。昨夜笑而復舞手，今朝偃而亦攢眉，世緣既已謝，宜合悟真機。雲冉冉，艸菲菲，江北江南皆寶所，乘時贏得莫空歸(其人卒死)。」

為河南居士起棺

「人人本有靈光，寧容更加半點？處處無窮受用，何妨再進一步？踢破生死關，截斷凡聖路，此界他方，人間天上，一任橫行，何分僧俗？若也會得，棺材瞠眼原非玅，信步超方須自行。」

舉火

「一生一死大須難，結角羅紋火內看。欲問亡靈何處去，翩然端直到河南。」

為亡僧舉火

「生前多為別人忙，死後枯形實可傷。一副皮囊直甚物，煙消火滅看郎當。雖然，山僧更為點出金剛不壞眼睛，令汝照天照地。」擲下火炬，曰：「一朵曇華火內香。」

為澄源起龕

「撒手長安古路頭，因緣大事一時休，臨行句子分明薦，一帶青青艸色浮。」

舉火

「覺海真空，澄源湛寂，覿面全提，原無隱諱。桃紅陌上兮，歷歷無生之旨；柳綠谿頭兮，明明不滅之機。直下豁然親領會，全身末後看光輝。」便燒。

為余學士起棺

「嚴風凜凜，碧落輝輝，大道淵源，廓露全機。悟之在人兮，頭頭是路；迷之滯蹟兮，處處無依。茫茫執而不反兮，漂漂乎何止？明明茲以揭示兮，沒沒乎無違。朝聞夕死兮，榮而有幸；啟

手啟足兮，信然全歸。」以拄杖擊棺，曰：「臥在此中原不妙，密移一步看龍飛。」

為明覺封龕

「萬法本閒華鳥靜，唯人自鬧往來忙。而今收拾歸家去，一髮一絲都掩藏。」

起龕

「行人萬里送春歸，一路華飛點翠衣。急急向前消息好，莫教遲鈍上頭機。」

舉火

「佛號大覺，汝名明覺，先覺後覺，其揆一也。於今指汝歸何處？火燄堆中是道場。」

為亡僧舉火

「北地生，南方死。一靈性，了無依。」舉火炬曰：「承此火光三昧力，了然證取潑天機。」

為觀指起龕

「蘄州是汝生長處，揚州是汝游行處，真州是汝回首處，且道那裏是汝常樂處？前頭更有最高峰，殷勤行到自怡悅。」

舉火

「為最上乘人說最上乘法。觀指其為最上乘者，況與我僅一江之隔，亦乃為鄉人也，安得不互相發明末後大事。觀指！汝勤求禮拜為最上乘歟？顓心持誦為最上乘歟？堅守毗尼為最上乘歟？乃至造象印經種種功德亦為最上乘歟？若最上乘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實人生至大之事。今既撒手，宜當體悉。」舉火炬曰：「觀指！本來面目，覿體靈光，我今為汝真實指點，終不虛也。」

為了然煆骨

「盤走珠兮珠走盤，信手拈來顆顆圓。非但汝今獨解了，十方諸佛體皆然。體皆然，體皆然，火燄光中生白蓮。」

為王吏科起棺

「富貴功名當等閒，難留生死片時間。兒嬌室內腸幾折，父老堂中淚欲潸。四十一年真作夢，百千萬劫到家山。而今琴劍誠無用，望斷秋風人不還。雖然，一色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

下壙

「到家田地不多爭，七尺深深埋白雲。莫謂今朝空手去，文章千古一匡墳。」

為指印封缸

「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只如指禪，建五臺梵剎於八省通衢之地，開古林戒壇於衰殘落莫之秋，是塵勞先起耶？海印發光耶？今日總歸瓦棺內，任從佛眼覷無門。」

為大智舉火

「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近之通身燎卻，豈容立地而思？智禪智禪知不知？曇華一朵插頭時。」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四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贊

金陵長干舍利寶塔(有序)

舍利者何？謂佛之真身也。寶塔者何？謂吳大帝所造，函此真身也。大帝初未信吾教，適遇康僧會曰：「卿教何驗？」會曰：「吾佛舍利，禱之即來。」遂命禱之，三七日中不應。會曰：「佛以慈悲為心，苟不應，則使此方眾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舉佛號三稱，即聽瓶中鏗然有聲，啟之，舍利宛在瓶中矣。大帝與群臣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曰：「舍利威神，世間無能壞者。」大帝不信，命力士擊之，錘砧俱碎，而舍利光明自若。由是虔造琉璃寶塔函之，特使人天瞻禮。蓋佛以清淨熏修，百劫無異，成此金剛，種性堅固，無以比論，常住世間，饒益眾生，況有求即應，禱之來哉！海獲瞻此寶相，寧不製以伽陀贊之。贊曰：

琉璃寶塔插長干，內外光明燿日寒。未信大雄身不壞，卻從力士亂捶鑽。修成智種無人見，煉就金剛任爾看。千聖萬靈同稽首，贊之莫極一毫端。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寶塔(有序)

佛於曠大劫中，修持金剛三昧，至般涅槃，得舍利八斛，分為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能役鬼神，碎七寶末，起八萬四千塔，遍散四洲。晉太康中，有劉薩訶者，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遂於鄮山哀懇三日，寶塔從地涌出，光明騰燿，色青如石，高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縣金鍾，舍利綴於鍾下，四繞俱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象，精巧殊特，非人能造。海乙巳春，親禮真身，諦觀舍利，大如芡實，其光五色蕩漾，不可迫視。再觀，如珠旋轉。乃問從者：「書記何若？」曰：「黃色，大如菉豆。」又問侍者，曰：「綠色，大如黍米。」又問行者，曰：「無見。」曰：「再觀。」曰：「總無見。」嗚呼！舍利一也，何見有不同？是知眾生業力熏烝，遮障輕重，此一驗也。佛以微妙功德，

應現世間，隨機說法，直指人人常光。若也依俙不會，豈不孤負大雄，而又自昧本有哉？於是稽首而說贊曰：
金僊隨類放光明，驗盡眾生業重輕，世上若無佛慧照，直教大地作幽冥。

釋迦佛

不出龍樓憔悴後，何能遍界示金身？諸魔漫自生瞋惱，天上人間只一人。

文殊

浩浩淵淵心未灰，青獅騎著上高臺。南方佛法如何說，贏得玻璃茗一杯。

觀音

補陀嵓下白華香，歷歷聲聞不覆藏，試問家家觀自在，如何又向客途忙？

初祖

百萬程途入此邦，擬將大法授梁王。不知反致身無著，一葦蕭蕭又渡江。咦！不是熊山空脫去，幾乎流落在他鄉。

六祖

腰石黃梅蹋碓夫，如何作得祖規模。至今面目難藏掩，多少人來描畫圖。咄，休畫圖，曹谿月滿一天孤。

天王悟

馬祖八十四人，師為傑出。歸隱渚宮，啟大爐韝。崇信獻餅，乃嗣其緒。遂出兩宗，震動天地。有僧道原，混師苗裔。天下競爭，徒勞心力。況師道大，如光如日。節使拋水，衣都不溼。千古洪名，欽僧史藉。獨師道場，鞠為荊棘。愧余繼之，乃舉百廢。

臨濟

四大本無誰喫棒，尚言拂著似蒿枝。宗風從此傳天下，都是滹沱百世師。

天童悟和尚

道震太白兮，開天下衲僧之眼目；德播金粟兮，破四方君子之執著；燈續龍池兮，起後代兒孫之殃禍；寂歸通玄兮，動遠近山林之訝。噁！不肖於今奚所之？焚香稽首空王座。

徑山容和尚

聖賢既作，天秉人龍，恢弘祖道，力輓頹風。蕩混淆於法亂之秋，嚴統尚在；誅邪解於濫觴之際，別集猶存。況師之德業洪遠，所以是帝是王，問道其子其孫。末後光明兮，通身舍利砌如鱗；四山留塔兮，巍巍千古鎮人寰(四山：黃檗、福嚴、金粟、興陽)。

沙翁自贊(本懷上請師別號沙翁)

者富川子，行年四十，一無所能，三坐道場，說法十年。往往垂鉤，釣金鱗而不遇；處處張弓，射聖人以難逢。非餌香之不玅，蓋水清而無魚。於今持汝西川去，達本懷時方許渠。

又(禪人請)

謂伊有所長兮，見之也只鼻直而眼橫。謂伊無所長兮，聞者何故膽戰而心驚？白棒一條，整頓臨濟濫觴一時之法道；赤手兩片，中興天王湮沒千載之祖庭。於今歸隱無方去，且在人間作馬牛。欲識勞生功業處，荊州鄂州與揚州。

又

覓之不可見，猛然在目前。離卻意，忘卻言，謝郎原在釣魚船(師俗姓謝)。

又

咄哉者漢，不合時宜，呵叱學者，痛排邪師，謂今天下所學者無乃糟魄，所說者總屬支離。或人曰：既今天下所學所說一皆如此，而汝之道非止不師汝，將恐削汝蹟，伐汝樹，且汝之言總是招怨惹非。沙翁聞而喟然曰：有是哉！吾果不知時。

又

戒秉雙徑，法續棲賢，眼空似海，膽大如天。熱罵古佛，痛打飛僊，而今休也，收拾爐鉗。浩歌歸來兮林下，短笛橫吹兮水邊，生涯無多兮自足，曲股枕頭兮幽然。

又

四大為身俱是假，更來紙上託形模。也須認取渠真面，禮拜燒香意不孤。

又

黃龍長老，天王和尚，聞名富貴，見面郎當。有時高譚闊論，疑他是戰國蘇張；有時信筆而揮，猜伊是張顛素狂。日午長申 兩腳眠，夜深翦燭讀騷莊。雖然自在還由己，爭奈侍僧瞌睡慌。

又

二十薙染，三十開法。四坐名坊，奔上走下。仲宣樓上作賦賦難佳，黃鶴樓中題詩無好說。更來騎鶴去揚州，腰間銅錢無一百。

又

衰殘髮已半垂霜，那用描來挂法堂？看遍人間無此漢，息心未得氣昂昂。

又

放憨放癡，妝啞妝聾。身披紫服，手握青笻。時而山上，時而水中。問渠何以，欲釣獰龍。咦！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明月載還空。

又

富川樓上思歸切，九頂山頭望杳然。幾度攜囊還挈杖，業緣羈絆不能旋。於今衰朽脛無力，難得波波光祖筵。放我故園松菊下，敲風打雨樂餘年。

又

肝腸一副，曾無遮蓋。每與學者曰：而汝參禪，須是涅槃堂裏用得，不可圖他舌便口滑，知解文章，妄擬玄旨。而今非汝為然，即乃匡徒領眾者，要求親識鼻孔，洞達宗乘，不可多得。苟住一剎，機巧多般，以支口體。故沙翁年來無意於斯，獨將白眼看人忙，豈謂無法與人，增吾為罪人哉？更復組之繪之，為軌為則，而汝焚香稽首，而我寧無愧於中乎？

又

村僧村僧，問伊何能？業如山重，福似羽輕。不知律儀，嬾打葛藤。開口見膽，楂滓不存。村僧村僧，者樣行狀，那好載上傳燈？

又

自從飯後通消息，處處逢渠無暫時。雙徑報恩住不歇，更來持缽入龍池。道峰金粟曾留榻，末後靈山也太癡。有便宣，沒便宣，

觀他天上月輪孤，失卻手中橈一枝。

騎牛老君

老聃道不行，騎牛入函谷。苟非遇關尹，道德何所屬。雖死在方外，未免秦失哭。咄猶龍，一語聲難卒。

鍾馗進士

明皇晝夢爾為鬼，藍袍著身劍手舉。欲除天下虛耗孽，致使人人無恙苦。為鬼尚然有此心，為士如何反害人。

天真秀才

凡人立於天下者，形也；形之能舉動者，真也。真兮真兮，其誰與并兮！萬物壞兮，渠不朽兮！

東坡居士

山色谿聲，蘇子之面目常在。玉帶鎮金山，坡老之法施猶存。若黃州惠州瓊州，乃其塵垢，不足為道。況其行為天下法，言為百世師。苟非祖位重來，開覺生民者，安得有斯人為一遇哉。(坡為五祖戒禪師後身。)

莊子

謂汝以有心兮，既見詔而何不遊梁。謂汝以無心兮，何囂囂然著書以詆侮賢良。豈物之不齊而有言兮，以斯道諭一馬而全彰。莫庖之技進而無全牛兮，乃心浩浩而口洋洋。即子之言以為贊兮，大覺莊周萬世一遇其猶旦暮者也。

詩偈

登大別山

漢陽樹色為誰栽，春雨春風一杖開。煙火萬家忙不徹，幾人撒手問心來。

登漢陰山

曾聞抱甕息機心，恥辱大賢賜也深，芳艸落華春再至，行人舉眼漫沉吟。

登晴川樓

西望瀟湘意未休，乾坤萬里一登樓。襄王雲夢清思斷，神女於今待孰游。

登黃鶴樓

重構危樓接太清，等閒登眺小天人。只知身在白雲上，不識世間有垢塵。

游玉泉寺

十載相思夢亦牽，偷閒驅馬到蕭然，陵空鐵塔青天破，沁谷玉泉白石穿。橋斷雲邊忘故蹟，碑殘艸裏憶先年，皓公諸祖今何在？擁目堆藍起暮煙。

鬼谷洞

天然一種難描貌，想是洪濛先有渠。喜爾真人居甚樂，名高何必帶金魚。

青谿

張儀蘇秦曾問道，因他鬼谷悟真人，至今谿水流無異，不見僊翁寂莫身。

登仲宣樓

何事憂心不放開，登樓作賦亦悲哀。才高爭若眼空者，一望章華成劫灰。

登沙市寶塔

覽勝閒登塔戶開，楚天寥闊獨徘徊。風煙萬頃含孤照，無限游人空手回。

初至荊游天王寺遺址(有鐘被火化為塊鐵，人屢竊，卒雷雨驚退。)

劫火焚時鐘獨鳴，私心敢用自雷驚？江干常對清波涌，殿閣空餘春艸生。千古淵源分兩脈，一朝勝事付全傾；蕭蕭轉盼荒煙晚，諸子扶歸竹杖輕。

梅華十詠(次古韻古題)

尋梅

為憶南枝暢玉神，摳衣帶霧夢魂真。行吟信步白雲裏，悵望平欺紅粉人。凍蕊飄香依壑樹，疏林凝碧隔風塵。感思臥雪殷勤者，令我空山惜遠春。

臘梅

占斷群芳最有神，一回霜傲一回真。半窗疏影黃昏月，滿樹輕妝金襲人。孰共寒姿情澹澹，孤陳瘦骨絕塵塵。清香幾度隨風去，贏得西湖兩岸春。

早梅

嚴風幾歷轉精神，剛得陽和態自真。雪色欲迷尋艷鶴，暗香多醉翫華人。羅浮夢破山山月，姑射煙含樹樹塵。堪惜當年何遜子，肯將情戀廣陵春。

全放梅

傲骨藏聲似有神，被霜帶月自幽真。不齊群卉棲凡鳥，全放瓊華醒夢人。老幹參差蒼翠迥，玉條長短豈侵塵。沉吟難盡其中意，聊洩枝頭一點春。

茅舍梅

寂寥茅舍冷精神，幸有冰華可慰真，香動石邊浮細艸，影流谿畔逐漁人。歲寒豈畏三更月？枯淡難生世外塵，獨恨翠禽偷瓣去，五湖盡作碧壺春。

庭梅

不棲嵓壑隱芳神，唯占丹庭樹樹真。入枕香魂驚化蝶，隔簾明月動愁人。瑤琴白晝多幽興，玉磬清宵徹遠塵。只為憑闌惜雅態，青衫染得十分春。

西湖梅

高樓獨上望華神，兩岸寒芳碧水真。雪散渾忘三竺寺，風生愁殺六橋人。戍歌處處關山月，細雨霏霏灑玉塵。漫謂江南消息杳，蘇隄香冷幾回春。

山中梅

冰肌裊裊太多神，不待輕妝趣自真。冉冉光迷南嶺客，沉沉香拂北窗人。唯堪幽谷生平老，豈染雲間半點塵。分付狂蜂與蛺蝶，漫來枝上弄僊春。

玉笛梅

笛聲何處卻多神，飄遞江南韻自真。幾點疏華雲外鷺，一腔煙粉鏡中人。玉樓夢斷關山遠，竹榻魂飛散入塵。莫是武昌 三弄者，蕭然五月落寒春。

觀梅

孤標獨占百華神，幾度觀來幾度真。片片白雲清夢眼，層層翠浪動詩人。胸中浩蕩吐新句，筆下風流破玉塵。不是鐵心寒徹底，爭知別有一般春。

天王偶成

畫棟鋪雲曉色新，華堂帶雨翠粼粼。青松綠竹閒栽遍，鳳舞龍翔勝舊春。

挂笠吟(有序)

余挂笠荊南十又一年，所覓天王遺址，一朝從艸萊中而得，驅狼逐豹，庀木興工，殿閣廊廡粗以構就，碑版銘記與夫所宣之物亦乃備焉。原以先天童、先徑山未了之案，余乃繼之，其帶曉披星，悍勞忍苦，雖是為人所當為，實乃為報二先人之大慈恩也。信菴禪人領造洪鐘，五火方就，心亦良苦，特成五詩以發緒言，蓋見挂笠之事如此。

鉗錘幾歷出頭來，贏得清音遍九垓。通報五湖學道者，聞時須覺眼雙開。

風流徹體顯圓音，一點無塵表素心。天上人間誰箇似，清機撥著動沉吟。

拖泥帶水出胞胎，勢壓諸方吼法雷。繼起五宗兩祖脈，兒孫常憶信公來。

祖席重光振楚荊，五湖唯有一清聞。徑山嚴統炳然著，南嶽青原廓爾分。

十載殷勤絕曉昏，祖庭恢復報師恩。而今功業稍稍備，護惜全然賴後昆。

挂鐘

不受紅爐幾鍛煉，何能全體有光輝。於今要作出頭漢，再上一重發大機。

天童埽悟和尚塔

撥開雲路上玲瓏，澗水谿華觸祖翁。撅起當年河北令，千枝萬派出天童。

壬寅秋歸鄂州富川祭埽先塋有感

當年何事出鄉關，今日思惟實汗顏。杯茗不堪為大供，簪纓換得衲衣還。

歸富川寓興曠寺因人事繁作

野外人歸興曠寺，憧憧夾道往來忙。諸賢要見沙翁面，還是從前謝十郎。

歸山吟(有序)

余住維揚地藏之四年，歲維乙巳，天王禪人以余年值不惑，敦迎還荊。明年春王二月，謀之巨石，於寺西天王山前樹立塔幢，藏余朽骨，方形七級，高一十二尺，廣七尺，四角金剛，前列獅像，左右雕以羽族華芳之屬，又造脅山殿覆之。余念德涼難以克當諸禪人，乃進曰：「天王道場傾廢千年，而師一旦重新。又荊自宋、元、明以來，久不知禪，今乃有歸，亦師開闢其地，其人實師為中興之祖，茲奉以壽藏，師何讓焉？」余曰：「臭皮囊終不免歸山，僅借此作歸山計。」漫吟十首，識者無誚焉。

把釣江湖意已休，歸來高臥此山頭。皮囊漫謂無交涉，付與窣波正首丘。

大事關頭無壯時，舟藏於壑力能移。從教造物隨分化，運去運來聽所之。

知見紛紛莫妄求，死生須是見根由。箇中通暢原無我，夢裏那容蝶化周。

南陽塔樣問耽源，潭北湘南起話端。爭似天王親指出，高標丈二任人看。

劈破洪濛布赤金，一龕風雨莫能侵。繞簷星月難描貌，夜靜軒前寒影深。

死後何須擇地安，乾坤總是一邙山。鏡華水月身如幻，累爾殷勤作此關。

一二三文道路深，疏山舌底費沉吟。天王此日曾無隱，匠作依工百二金。

丈夫氣宇蓋乾坤，古也今兮總一門。可問於今誰是主，不須死後大招魂。

收拾傀儡歸去來，莫教催迫始心回。秦山晉嶺垂千古，帝主王候安在哉。

八角磨盤四面通，皇皇如此立吾宗。等閒識取歸山去，華落華開樂未窮。

復蘭齋次韻

春齋落落擬偃官，一枕皇風獨自安，對月無心翻貝葉，看華有意種幽蘭。興亡試問誰相委？榮辱何妨爾挂冠？芳艸空庭垂舊綠，清香衣染十分歡。

同蔚然游紫雲臺次韻

紫雲飛盡艸披離，恍惚窅冥誰是師？白骨橫眠生短歎，殘碑斜倚發長悲。風塵歷歷磨千古，江海蕭蕭鎮一時；憶我登臨雙目冷，幸同朱履蹋華枝。

送晦山禪師住靈隱寺

歐峰破額住持久，今又幡然入冷泉，祖父田園既紹得，且栽松竹引風煙。

寄宋容菴太史

楊林渡口老禪翁，八載如何信不通？想是於今手腳利，高提祖印起宗風。

歲暮寄孫孝穆

臘梅西舍放幽香，折得一枝無隱藏。寄與白沙孫學士，嗅來滋味豈情常。

次韻荅聖鐸禪師(聖自蜀還南，有纂續古尊宿志。)

同氣連枝共一聲，玲瓏流出派原清。心通先哲誰能似，道振時賢孰可爭。掩土為親離越國，還鄉再過蜀王城。他年纂就禪宗史，四海駸駸有令名。

寄武昌黃明震

鄂城原是楚王宮，深隱還如在萬峰。樹色鳥聲清耳目，廓然何事不從容。

寄解元王報菴兼嚴方山小莊修郡乘

尼父春秋如日烈，馬遷史記若霜寒。即今荊國人文物，盡在三公潑墨觀。

次韻荅德山枕石禪師

何堪指我應前身？深愧當年崔氏人。翻憶武陵春色好，望來猶覺倍精神。(天王悟，俗姓崔。)

寄明克學使

名遂功成身退易，超生脫死實為難。君今若肯言前薦，十月霜風撲面寒。

為汝開喪子

子夏哭兒失所目，樂天喪子割其腸。只知恩愛情難遣，不識人生夢一場。

黃龍興復次定生上人韻

祖席飄零剩古臺，誅茅斬艸賺吾來，因憐楚國宗風暮，翻念黃龍法道灰。有水有山堪卓錫，無聲無望好徘徊，於今衲被蒙頭坐，日對長江捲雪堆。

黃龍落成為逸老之意次福昌禪師韻

闢開三要及三玄，宇內聞聲別有天。已構一椽念祖德，未施大手話難圓。荊湖春雨青林茂，鄂渚秋風黃菊鮮。法道濫觴無此日，誰能相共整危顛。

黃龍徹源泉

萬波浩渺嶺南出，一派流長濟北來。大徹源頭渾不竭，運回濁世洗塵埃。

為黃明震(有序)

子瞻為五祖戒後身，其天慧穎脫，爽然見於文字。茲明震黃公自夢端和尚後身，余以其及門問道十有二年，往往發言大有由來，再來之人迥然不同塵俗，特與是句印其自覺而覺於民也。
大覺方知先世因，身前身後一天真。臨機廓徹當軒句，好去指歸岐路人。

本懷上書記回蜀作此勉之

向上無一事，永字有八法，如此著手書，不計年與月。忽然筆生華，字字皆龍蛇，黃龍與玆喜，叢林兩作家。處處居記室，頭頭撒土沙，三關及竹篦，如此作生涯。傷風犯手者，抱首叫阿爺，道流須志強，一回便承當。昔依我晴川，今從我天王，形影十二年，也受其風霜。羽毛雖未展，爪牙聊已彰，云云西蜀去，我未許束裝。記得昔人曾有語，馬祖還鄉道不香。

寄度門寺法瀾澄首座十首

命爾揚州住地藏，如何不肯便承當？腰包頂笠度門去，火種刀耕艸木香。
南能北秀出東山，道大名傳天地間。今日宗風真一變，閒神野鬼鬧禪關。
兩京法主三帝師，肩輿上殿聖迎時，跏趺坐見君王重，也看於今克盛兒。(神秀禪師住度門，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趺坐覲君，肩輿上殿。)
大通諡號大通人，明鏡臺縣絕點塵。宇宙至今空浩浩，度門唯有一枝春。
楞伽孤峻峰猶在，萬古法場不易磨，張說手書碑自見，論師竊比大山河。
依法住持不寂莫，首山風穴亦單丁，正宗家計渾然別，一任庭前艸色青。
少林壁坐九青黃，接得神光一箇郎。恩大已酬歸故國，至今雙桂潑秋香。
澗水山華活祖意，嶺松岡柏實伽陀，分明指點無人會，又引闍黎費力多。
道流住得最高峰，俯仰群山眼界空。正令提持施棒喝，克吾宗者豈無從。
十載投身爐韝中，鍛成一物號靈鋒。人來欲問眉間事，血濺梵天滴滴紅。

天王法派

慧海原清淨，臨波鑑宛然。一燈繼古道，祖脈自綿延。

寄懷金龍寺楚菴璨

黃葉飄飄落滿階，馳懷未已思悠哉。不知近日成何事，唯見松梢片月來。

為中旭通

宗亦通兮說亦通，大千收在一塵中。有時展出人天看，旭日高縣宇宙紅。

送劉振公

聲名振起傳燈錄，公道誰家無此心？自古聖賢樹玅用，直將大地作黃金。

為昆侍者

漫言學富可當事，須信多聞亦枉然。盡日眼開無別物，布毛吹起笑從前。

為慶侍者

莫謂春秋方二十，虎生三日氣吞牛。大鵬九萬扶搖上，豈是搶榆小鷽鳩。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五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尺牘

復雪岷方司李(諱象璜)

別來未幾，青黃兩度，俛仰光儀，心焉如擣。唯台臺灑灑襟懷蕩蕩，施設治政之間，有若庖丁解牛，公堂說法，無待清獻聞雷。苟非睿明洞開，曷能臻此超遙容與哉？李君學士，好道之人，承指乃參貧道。貧道不引枝蔓，唯以本分提持，且未見其虛往實歸，臨別漣然，蓋道情非世情也。茲讀手翰，台臺何溢美誇許之若是耶？日者又蒙賜以慧日慈雲之扁，兼率耿太守贈以荊南祖庭之額，久廢天王，茲者興復，實借光多矣。況未寸函申謝，何以辱教殷殷？更欲闡明斯道，惠及來學，第涼德不慧之山僧，無能副台臺之盛念矣。然道有時而弘，唱逾高，和逾勝，茲時貧道何能使道而弘哉？臨書引領，統惟垂諒。

與黃檗和尚

太白一燈，光明天下，分輝續燄，徹古通今，內聖外王，咸為隆重，其最著者，唯吾徑山容老人也。老人目擊時衰世變，法門混淆日久，邪宗僭竊之輩猶此而興，遂爾別集述而《嚴統》作，蓋為見諸行事深切著明，非謂空文而載。雖人以此罪老人，然人亦以此知老人也。老人化去未經十祀，座下法門豪傑如金粟、元東、明鑑、資福、廣龍、華宗相續而往，某以老人靈塔猶恐未安，竊常疑之，不然，天奪何致此耶？唯吾黃檗和尚道振七閩，風聞楚越，克紹祖山，特非偶爾，幸加留意老人靈塔，或龍虎沙水之不吉，或入塔安位之期未良，協同堪輿，細而察之，儻得老人寂光神安，蔭覆吾昆，則法門大幸事也。某頃來晴川，得值鱗便，肅此荒函，達於左右，伏冀鑒我微忱，則先老人光明廣大，千秋烜赫，亦相傳而無盡也。天王中興碑記，傳以教覽，臨楮依依，曷勝神來！

與容菴宋吏部(諱學洙)

渚宮一別，迄今八載，不唯光儀間闊，亦且鴈斷衡陽，咫尺之間，竟同河漢，豈倡和因緣、法門機會而有時節乎？門下年來眼空無

物，唯道是持。佛祖公案，竊聞有會出言，往往驚人視聽。然欲與從上宰官居士受法有師，名留燈錄，榜樣後來，道垂千古，須是一真不立，萬法圓融，方與古人把臂共行。且今法道濫觴，亂統滿地，唯門下高明，故興言及此。知不我誕，法門幸甚！吾宗幸甚！

復掌山鄭內翰

酷暑炎烝，人人勢畏，千竿竹、十畝蓮，何能得也？然且伐木鳥鳴之時，未嘗不懷掌山之美人，咫尺天各一方，無能聚晤，況其欲發歸舸，遠去兩浙、七閩之間，又當何如也？天下無變遷者，道而已矣；天下無間然者，道而已矣。然道既無變遷，亦無間然，予與掌山之交，烏有變遷間然哉？蓋予與掌山之交者，道而已矣，苟不以道為交，世之態、人之情，得不變遷間然乎？是以肝膽楚、越矣。況掌山胸藏武庫，足滿天下，老衲名人，靡不從游，而稱當世大儒者乎？竊聞仁者贈人以言，茲掌山遠還，特以言贈，苟如此鑒諸，則交之深矣，而予亦有榮望焉。

與檗菴徐司李(諱行)

壬寅秋，櫂過蘄春，聞大令名，迄今六載，不能忘於心也。所謂不能忘者，以門下眼內空天下，腹中小乾坤，而於吾道大有得手。佛祖機緣，亦嘗會悟，物格格物，一貫徑山。木榱無隱，廓然匡阜，子韶山谷，豈讓昔賢？殺也活也，自由手腳，佛也祖也，當頭按過。果如是乎？吾當賀之。鹿野觀察，昨至天王，言及門下，僑寓渚宮，是勒荒函，先以通候。儻不我棄，驅馬來山，再有長論。

又

昨承惠顧，兼以垂問：十年已前，此地荒煙蔓艸；十年已後，此地峻宇長廊。不知天王眼目在荒煙蔓艸中？在峻宇長廊中？貧道就而荅之：蔓艸一堆柴，長廊幾擔土。竊恐門下不能直下釋然領略，今再申之。然天王眼目不在荒煙蔓艸、峻宇長廊中，若在峻宇長廊中，眼目即同土木；若在荒煙蔓艸中，眼目則是無情。既不在此二處，便請下一轉語，若點得出，贈以一條撐天柱地拄杖子。

復允菴吳別駕(諱斌，來書請詳悉天王之訛。)

手翰所云：應酬之外，默坐公堂，恍惚之中，覺有物焉，獨恨塵勞關鎖，不能猛然解脫。左右既知恍惚之中有物而存，試看應機酬酢之時是此物歟？喜怒哀樂之時是此物歟？折旋俯仰之時是此物歟？

若以總是此物，更欲離關鎖求解脫，得無重增其慮乎？況以應對究心之外，欲明天王混淆之由，請詳直書。苟非靈山委託，有願而來，何能致此思惟哉？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峰義存、巖頭全歲。其雲門、法眼兩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原修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由，始於道原也。百世之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常疑之，雪峰迅捷，當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使丘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為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誤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吾天童悟和尚，思作一書，正其訛謬，多因修葺，以寢厥心。吾徑山容和尚，善繼善述，遂著《五燈嚴統》，刪去妄竊，以定正宗，話行海外，案垂千古。吾常謂人解曰：其所辯而爭者，宗派也。雲門、法眼，久無人矣，伊何固執焉？然辯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一訛書矣。其不辯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嶽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峰荅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氏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之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為馬祖九世孫。呂 夏卿銘雪竇顯公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辯明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辯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載》，紀入天王碑銘。明有少林聯芳碑記，原載天王於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分清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系於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禪燈世譜》，編證天王；吳侗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華五葉之圖，雲門、法眼祥發於天王；王谷正名之錄，備悉天王之由。且二十種書，朝歷五代，各各清正，已為定典，有入龍藏，有行山野，況復清有《嚴統》，炳如日星。天王新樹豐碑，高一十五尺，一為工部鄭公之記，一為雲居顯公之文，紀載其事，俱為不磨，所以不辯而自清也。法門明眼，得一展筆，豈肯糢糊放過？況於左右王事鞅掌，間一詢及，無盡夏卿之身再現，所謂有願而來，委託其事者也。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改為元素。歐陽修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丘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遂謂無此人，何讀書之不多，而博究之未通也？茲因來索，潦草佈復，臨書懷想，不勝依依。

與友人恆和大師

不奉教言，忽忽春光十七度；每懷道範，行行明月上三更。是以南北殊途，鴻音杳絕，想顛毛各已霜白，形影俱非昔時。嗚呼！感念之私，寧無集於中乎？幾欲追隨杖履，奈何業繫天王，屢從雲水覓師，行止竟無準音。前住維揚，得聆卓錫商城；又在江陵，傳聞杯渡樊口；昨來漢上，始知新創鹿野苑，與諸子吟風嘯月，高枕羲皇之上，為之平生興況。獨不慧勞勞歲月，上而荊、下而揚，作馬、為牛，且無寧晷。茲欲構一退居，或吳、或楚，落成之日，奉迎象駕，共延天年，亦得把臂快談長林豐艸之下，為吾生樂事，更何為哉？裁此奉達，統惟察之。萬水千山，唯神來耳。

復明震黃居士

兩接手教，知居士遯蹟鄂渚，道履清嘉，為喜為慰。但其中囊囊蕭然，切勿以此為慮耳。財者，世間之害也，多少英雄向此中埋卻，所以龐公盡沉湘江以快其身。此時居士非人所使其貧，蓋天所助其道矣。昔者所送一偈，弗可以此作付法會、弗可以此作開示會，於其中間弗可以此甚無謂也、弗可以此孤負山僧也。是以草率數行，少申奉復。茲時山僧沉痾一枕，諸緣屏謝，并以附聞，餘不多及。

復荊州諸護法宰官

時接雲翰，讀之反復，深知公等唯以天王法席不可虛，荊南化道不可無人，懃懃懇懇為懷為念，是以尊法重人千里遠招，此非昔時記莂之深，而安能有如是哉？山僧已擬今春買櫂，朝暮還荊，不意地藏重建，殿閣堂寮相繼維新，雖巨商自為擔荷，獨功浩一時難竣，此際不無之躊躇，遂有方於台命也。至若天王祖席，諒以垂護如初，又不在山僧之喋喋矣。臨書依依，不盡所懷。

復松濤徐侍御(諱養心)

韓退之之排佛，一時妄耳，後歸心吾門，實乃悔過其愆矣。往往後學竊比排佛之說，毀吾聖人之教，正如吹光割水，何傷吾道？大儒明察，小儒輕率，左右諒之。

題跋

題玄宰董宗伯所書金剛經

士大夫崇信吾教，委身虛懷，問道歸心，如裴休相國之於黃檗，白居易侍郎之於佛光，陸亙大夫之於南泉，陳操尚書之於睦州，黃庭堅太史之於黃龍，張九成侍郎之於徑山，往往皆博達偉人，一時浩歸吾教，所謂儒門澹薄，收拾不住也。至明毅廟時，崇信之心猶然未衰，宗伯書經所由來也。宗伯書經多種，此經係是江陵吳弘功宰江都時所贈，可見吳公亦是好道士大夫也。是故宗伯書經以贈，而吳公攜歸，又摹石於沙市觀音寺。闖賊陷荊，一埽劫灰，無可留者，而此經獨存，可謂金剛不壞矣。然則此乃宗伯之金剛，若是如來親談之金剛，豈止經此一劫而已哉！

題天童悟和尚登金山詩

臨濟之道，盛而復衰，興而復廢。其在明季，如一縷之繫鼎，九卵之纍棋，危之甚矣。其持危輓廢，後五百世起而振者，則吾天童和尚也。夫聖人降世，為拯沉淪，雖起寒微，穎脫非凡。不事翰墨，而動筆皆是草聖；不精詩書，而開口便成章法。和尚萬曆丁未春，自燕還南，是時尚未受囑，氣宇已自不群。偶登金山，輒成是句，不獨自出手眼，猶且玉韻驚人。其繪文琢句者，曷能有此哉？吳人勒石，已供游客。後孤雲鑑禪師重樹豐碑，并自手書，垂鎮金山。又以騷人采入詩林，合成風雅。然則讀之者，幸毋作文字詩句觀，當眼豁心開可也。

跋夔州郡守夢得破山明和尚偈

丙午春，夔州郡守夢破山和尚與一扇，展讀其偈曰：「屣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亦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和尚已化去矣。郡守以此為辭世之偈，乃梓而遍示之。且和尚自出天童之門，聲名洋溢乎東南，逮歸蠶叢，道價益盛。然其筆其舌，玅有入神，尠有不發揚其道者。即發揚之處，不帶濂涎，逆行順行，自由自在，實乃大乘菩薩游戲國土，開覺眾生者也。今視此「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之句，似有羈絆脫去，覺非菩薩涉世無礙。雖則夢幻之語，竊恐傳夫後世，以郡守之妄，誣和尚為二乘之人也。況辭世之偈，關乎人天眼目，由是不慧振筆跋之。

題玅明子折疑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既無二道兩心，則何分華夷三教？譬夫人之一身，有肝膽焉，有腸肺焉，名雖有異，實共一命也。儒者，顯者也；釋者，隱者也。顯以治國，隱以學道，有其道矣。君王不得為臣，諸候不得為友，非有慢也，無苟榮也。遂爾高風獨立，或為人天師表，或作鬼神恃怙，則巍煥無為，道在無所不在。俗夫不知，以己之學方人之見，謂曰鐵硯磨穿，故紙鑽破，尚不能通心達理。彼殊方異教，廣大深遠，望重若是，猛有疑焉。玅明子，學佛之徒也，終不以己之道博論雄談，唯其疑之所請，明而折之，宛若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其有餘地。俗夫曲辯不得，亦醒久坐甕中，不知乾坤許大，且赧然愧畏矣。然斯論也，折其疑已。予則不然，請其更疑大疑。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大悟必有大明，大明方識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更不疑吾聖人之道有異也。

題孔子世譜

莊生譏孔子行仁義道德，猶如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亦若行舟於陸，推車於水。又曰：先王仁義道德，正如芻狗，陳而無用。悲夫！蒙莊可謂夏蟲不知春秋者也。夫春秋之世，周室微而道德廢，仁義亡而霸業興，亂臣賊子出焉。宣尼蒿目而憂，憮然而起，周流列國，轍環天下，約人以禮樂，曉人以信忠，識之以義趨，規之以仁行，作《春秋》，修《周易》，名分無紊，道德有隆，孰謂駢拇乎？孰謂枝指乎？所以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又豈與蒙莊獨善其身同日而語哉！今宣尼之裔，枝葉繁茂，門戶赫然，亦皆宣尼之德澤，乃繼微子之宗系，與世豈不煌哉！茲因徵及，輒以荒言敬書其譜，後識者勿以余為多辯焉。

題列僊傳

天下論僊者，首以老耳，次即莊周，其後失其真矣。何則？往往以身為不老，修之延年，翀舉升天，亦為玅術。殊不知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又不知吾有大患，為其有身。是故修者不識其本，致使門庭至今落莫。

題天王寺古鐵(傳為佛軀所化，或鐘所鎔，約四五千斤。)

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其天王寺古鐵乎？寺刱於唐，道悟禪師所闢，荊南節度使親臨訪道，見路隘車馬，節使發怒，因感空中有聲曰：「我是天王神。」節使設拜懺悔，遂建寺，號曰天王悟。元和

戊戌夏示寂，節使為撰塔銘。當是時，道場必乃雄傑。至宋，以祝融廢盡，瓦礫無存，獨一巨鐵暴露坡下。是鐵也，遠不具論，即明時，居民有近傍撫摩者，旋即頭疼惱熱，焚香禱之即愈。又有冶人竊為所胥，將掘之，時天際巨雷哼哼，更復電光閃閃，冶人由此驚退。荊總戎鄭公欲取鑄西瓜之炮，發卒五十，將舉之，時仍晦冥，忽作風沙陡起，卒乃驚退。然則世間有用之物，防守不堅，人且賊之，況數百年無主之鐵、有用之物，幾不被人竊去，尚乃存之，其天王神護歟？古鐵自護歟？不然，未有不廢傾者也。順治戊戌夏，予始至荊，開法鐵佛。己亥上元解制，攜職事十餘輩親訪其處，撥艸視鐵，其蹴蹴然似有愁戚之態，予乃喟然曰：「吾亦有願而來，卿有靈，能助我乎？」至辛丑五月，方於此誅茅，除日薄暮，鳴鼓三擊，予領眾至其處，眾拒曰：「不可輕動，恐致禍。」予叱曰：「物見主，眼卓豎，何禍哉？」遂拽起上坡，距三門不遠，予拙筆書一額曰天王古蹟，更書一佛字於上，命匠以金剛鑽鐫之，往來觀覽者如市，其精精然覺有喜容，是時道場已建一閣一殿矣。嗚呼！寧非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也哉？是以書之，告夫來者。

題黃龍寺石龍

曩閱楚會檮杌，載靈山寺右有石龍，鱗甲飛動，乘虛欲來。予初未信，至戊申夏，重闢黃龍寺，都人謂予言曰：「此後山有石龍焉。」領予親視，予曰：「此好事者所雕琢耳。」後因掘土數尺，仍復獲之，鱗甲完美，精潤有色，擊之鏗然有聲，始信好事者不能如此為之，乃山之靈也，造物之靈也。夫造物之工，能使物之為青為黃、為赤為白，或使升降飛騰，或使興雲布雨，攪天池，涌地闕，傾山覆海，變變化化，無有窮盡，況復能使頑石為乎？人在塵埃之中，汩汩芒芒，竟不知萬物之所以自心之變動，且亦曷能號稱萬物之靈哉？悲夫！黃龍與靈山相去僅一牛吼地，而有石龍，即此龍矣。龍左有石壁，正當所建法堂之後，予命門人明震擘窠書黃龍道場四大字鐫之，更勒黃龍寺始末，與石龍并稱勝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也。

序

慈報錄序

傳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身服顯名，丕振先德。周公輔相

三王，纘成大業，其事君事親之孝，百王千聖莫之與京，尚未揄揚舉及，獨乃暴出繼志述事一語，可見世間支延道德，端在繼往開來，使前人有志有事俱不泯滅。仲尼之言，不亦深長之思哉。予生顓愚，又復固陋，父母劬勞，師長雨露，欲一展報，愧未能也。然先人有志不逮之事，則未嘗泯滅于懷。由是戊戌挂笠荊南之鐵佛，窮蒐天王之舊址，披茸驅虎，興復區宇，象設尊嚴，碑版樹立。戊申，鄂渚復獲黃龍道場，翦除宿莽，刱還舊業。其揭然以竭力，乃聊報先人之宿志，兼以五坐名坊，慇懃行道一十五年，以資吾親。蓋是不忘所自，奚敢稱曰善繼善述之人。因之剞劂殘槁，遂命名曰慈報。嗚呼，慈恩浩渺，烏能報哉。

碑

先父母二碑

原夫汪洋之海，必有其源；覆天之木，豈無其根？聖人降蹟，賢士挺生，寧曰無父母而遺其本也？既不遺其本，必報之達之也。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離情謂，越死生，通萬化，徹古今，天下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廣萬善，含仁心，導品物，出沉淪，天下之至德者也。某材愧散木，吾父母難為報也，所以壬寅秋仲，命駕江陵，拜祭斯山。今復重來，勒此二石，一奉吾父於月墳之右，一奉吾母於黃陸公山之前。吾父名應台，故於崇禎甲戌九月，逮某壬辰自天中旋歸，禮葬吾母張氏，故於甲申九月，即某彼時就葬吾父母。所生七女三子，長子夭亡，次子亦亡，某其第十子也。念雙親既喪，兼世又遷，功名塵垢，何能羈我？遂拜辭家廟，祝髮披緇，走求聖人之道於四方，百種磨礱而契證，故不敢遺其本，往來江漢，以斯至道達於吾父母也。或曰：父母遺體，髮膚不敢毀傷，師雖明道，髮膚已毀。嗚呼！斯人見其蹟，未見其理也。蹟也者，末也；理也者，本也。吾將以本達吾父母，可謂至也。況太伯斷髮文身，千古稱曰至德矣乎！

又

生事死葬，祭之之禮，乃人子之首行，亦天下之孝本也。或曰：此閭夫閭婦之行，何足盡才人豪士之道也？才人豪士，必任一官，乃效一職，高車駟馬，光炫門庭，為其孝矣。或曰：此形名聲勢之行，亦何足盡聖人君子之道也？聖人君子，必見其道，明其德，或經濟天下，或輔相邦國，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乃其人也。堯、舜、禹、湯以道治天下，其親乃不顯乎？周公、孔子以德

輔天下，其親乃不揚乎？是以古今有異，教道不同，欲人為善之心，則其一也。某雖不敏，教人務本趨善，以報吾親，雖曰親之不顯，天下孝道之理盡也，吾何晦焉？謹稽首拜手而為之記。

(版存嘉興府楞嚴寺經坊流通。

康熙十一年重陽日謹識)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六

天王和尚行錄

師諱慧海，字水鑑，號沙翁，武昌 興國謝氏子。生明天啟六年丙寅。至清乙酉，年二十，不甘處家，詣報恩寺祝髮，即北游教席。庚寅，以生死大事南還。一日飯後，看本來面目，劃然大悟。說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幾回叉手問中堂。於今見也非他見，慶快平生百骨涼。」謁徑山費隱容和尚，尚曰：「那裏來？」師便喝。尚曰：「放汝三十。」師又喝。遂起名受具。復訪吳興獨冠敬禪師，乃印法焉。順治戊戌夏，至荊開法鐵佛。辛丑，中興天王。壬寅，應維揚地藏請。乙巳，再住天王。戊申，重建鄂州黃龍。庚戌，赴漢陽棲賢。冬，仍東下重建地藏。師五坐道場，四處開闢。其道在天下，言落江湖，不能盡紀。謹錄所行歲月，勒於天王壽塔之陰，庶有考云。明淵書。

天王和尚四十大壽兼送返錫荊南序

佛法猶日也，日無地不照；又猶水也，水無地不流。而俗眼不知，指土木形骸而謂之佛，是何異於鑿牖見光而曰日顯在是，掘地沒泉而曰水顯在是，豈理也哉？夫佛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限南北，不分遠近，是以聖聖相承、燈燈相續，或舉毫端而建寶王剎，或坐微塵而轉大法輪，或一拳捶碎虛空，或一腳踢倒須彌，中間別有神通游戲，於法自在，又豈有彼此去來相於其間耶？天王大和尚紗齡悟道，信乎不凡，諸方尊宿無不稱為英傑。昔者開法荊南，重闢天王，荊人聞說法者，莫不皈依。茲以松石之請，遂結伽於真州地藏禪寺，儀人聞說法者，亦莫不皈依僧。夫荊也，特以寺古傾頹，殿閣廊廡得賴結構，況寺建於唐，從未一開法席，而師單刀直入，痛棒熱喝，雷驚電掣，不知喚醒聾聵多少，其為開宗第一，又何疑焉？儀人方戀慕不衰，而荊人迎請復至再至三，儀人曰：「我師也。」荊人曰：「我師也。」二州之人爭相戀慕，亦足以見師之教化所至也。然而佛法猶日也，猶水也，日無地不照，水無地不流，而佛法之所通，又豈限南北、分遠近乎哉？師迫於荊人之請，

今將杯渡而南矣，儀人留之不得，而戀慕之情又無由申，值師今年大壽，故假塵言以祝之，亦惟願佛法無地不照，無地不流，而人之慕師者，慎勿鑿牖見光而曰日顯在是，掘地沒泉而曰水顯在是也，則庶幾矣。是為序。

乙巳夏四月，賜進士第、奉憲大夫、　欽差河南通省管河水利兵備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兼參議、前工部都水清吏司主政、提督通惠河道盛治頓首拜撰。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

唐貞元、元和間，真僧輩出，而佛理宗乘於時丕盛。其在荊南，則天王、天皇二禪師其炳炳矣。二師生同時，住同地，而一嗣南嶽，一嗣青原，其功行亦正相等。是則當日卓錫之場，即為後世傳衣之地，固當亙累劫而並存。然數百年來，天皇猶有寺也，而天王遺蹟已付之斷煙殘照，其荒落也不知幾年矣。夫天王道悟師，本渚宮人也。嘗謁馬祖，時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便返荊結廬，距郭不遠。後節度使丘玄素遂於府西刱寺居之，額曰天王，即師他日示寂地也。稽之往牒，碑志猶存，獨寺既不可考，即荊郡乘乃不多及，亦為何哉？蓋嘗考之，後周時詔廢浮圖，凡天下寺塔悉就毀滅，獨天皇寺以有張僧繇所繪先聖象存焉，遂得獨免。豈天王寺之廢適在是時耶？獨怪天王之裔數傳而為雲門、法眼二宗，宗系號稱最盛，兒孫遍天下，而祖父發祥之處莫有過而問者，不大可悼歎乎？順治戊戌，有水鑑海大禪師住錫於荊，深慨夫法席之傾頹，致衣珠之迷失，而悲愍獨切焉。因為蒐之，得荒基一片於榛莽中，尚餘塔址鐘鐵，且此地周圍十里許，社名天王堂，是則當日天王道場端在是矣。因以大願力，共此都人士經營之。無何，而殿閣門廡煥然大備，舉數百年久湮勝蹟而一旦勃焉重興，非甚盛舉哉？越甲辰，余以榷事至荊，間一游覽，不勝贊歎，寺僧明哲因以其碑記請焉。余雖譾劣無文，然竊幸天王有靈，遺蹟復炳，使至止斯地者得從瞻依禮拜其下，想見當日馬祖所謂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之指，是則天王一燈常明斯世，實維鑑公大禪師斯舉是賴焉。遂為斯文，昭以誌之。若曰名人之文可垂不朽，欲以補郡乘所未備，而遠與僧繇之繪事同功，則請以俟後之君子可也。因為之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奉敕提督湖廣荊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豫章鄭日奎撰文。

欽差整飾辰常靖州等處地方兵備兼管水利、分巡湖北道、湖廣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副使陳士本篆額。

欽差撫治荊岳整飾施歸等處湖廣按察司分巡上荊南兵備道王輔運書丹。

大清康熙三年甲辰秋，委官趙慶鴻、監寺明哲勒石。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

夫荷單傳正印為佛祖後裔者，其大節有二：一曰烹鍛人才，二曰光復祖席。人才不鍛，慧命斷絕，雖有名山巨剎，不旋踵而坵墟矣。祖席不復，古蹟荒湮，不唯失前人基業，雖有人才亦闡化無地矣。二者不可偏廢也。然欲恢張祖席，又當其所繫之大小，而緩急興廢唯所設施。所係者小，則可興可廢、可緩可急，贅疣視之亦得也。若其剎為佛祖所必賴、法道之所必爭、宗派源流所必待剖判者，而荒煙宿莽任其蕪沒，不一為大呼攘臂、奮身恢復，曷以號克家兒孫也哉？則今荊天王禪寺是矣。夫中興天王禪寺者，沙翁海禪師也。今且言其開山之祖名道悟，渚宮人，謁馬祖洞明大法，住荊州天王寺，法嗣一人即龍潭信也。厥初道場必爾完整，歲久浸廢，鞠為茂艸，獨寺門一巨鐵為天王舊物，神鬼護擁，有竊掘者，輒雷電晦冥，屹不可動。距寺三里許為鐵佛寺，即天王退居也。會沙翁挂錫晴川，荊南道俗走幣牘以鐵佛請，沙翁念祖蹟陵夷，慨然荷笠而往。開法四載，大啟禪風，為建禪堂、方丈及各寮二十餘楹。辛丑夏，復訪天王古址，重闢道場。第寺基久為民業，特捐衣盂，充價購贖。遂不辭荼苦，鳩工度材，建拈華殿，奉天人師。殿後豎梵天危閣，前則建四王寶殿，左右為廊廡三十餘楹，用棲僧眾。而祖席規模，則巍然傑出。非沙翁以英妙之年，具開闢之力，孰能一剎兩剎，咄嗟指顧，陡見興復也哉？然此尤未足為沙翁奇也。所奇者，徑山費隱容老人，為五燈列祖慧命，防閑僭亂，編輯《嚴統》，以定宗支。所首辯者，則天王、天皇兩派之淆訛也。使無人焉，親履其地，窮其源，則揣盤摸象，鬥爭繁興，曷有底止？今沙翁為老人的骨之孫，而所興者，適江陵之祖窟，灼然見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天王，與天皇之嗣石頭，幽閒等之嗣天皇，天然證據，斬盡狐疑，老人心血洞達於千萬世矣。而所爭者，欲以道原一人之訛書，謂龍潭信出自天皇，易丘玄素、符載二碑，及張無盡、呂夏卿、洪覺範等數十家之定典，雖董狐再起，孰得而顛倒哉？夫興一叢林，復一祖剎，亦等閒事耳。獨此天王者，佛祖法道於此攸關，宗派源流於此剖判，又徑山老人衮鉞心事於此待明，而沙翁以一手擎出，厥功顧不偉歟？余言及此者，特以天王之中興，頓釋法門之疑案，千百載下，庶以沙翁為中興之祖云。

康熙元年仲夏前住雲居現住四祖晦山戒顯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